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雜述序

竊觀天地造化其變亦多矣縱橫錯綜經綸合散其行也豈必皆緊關處而已其用也豈必皆重大者而已行必有歇後焉爲之用必有微細焉盡之象於上者日月星辰也而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之外又有無名數之星焉形於下者五嶽四瀆也而五嶽四瀆之外又有無名數之山水焉晝夜寒暑爲陰陽之大經而晝夜寒暑之外又有時變刻異之氣候焉羽毛鱗介爲萬物之生類而羽毛鱗介之外又有一草一木之微物焉蓋理之用至廣道之體至大一

於其重大者而不及乎微細則無以盡夫理之廣也偏於其緊關處而不從其畧後則無以致夫道之大也此重大微細靡有不具而天地所以成其大也緊關畧後相須並行而造化所以無有窮也其在吾人亦此理也亦此道也德包內外而備道貫大小而全事無輕重而盡業統本末而進存心養性德之內也修己治人道之大也入孝出悌事之重也居敬窮理業之本也內固不可不實也大固不可不勤也重固不可不篤也本固不可不敦也雖然義理無窮豈可徒內而無外徒大而無小徒重而無輕徒本而無末哉時曰無盡滯不可無開也苦不可無休也張不可無弛也急不可無散也於是乎着力緊關之暇必有畧後

時節做功重大之餘必有微細事為以之而周其意思發
其精神適其性情達其文華比之存心養性則果是外也
比之修己治人則果是小也比之入孝出悌則果是輕也
比之居敬窮理則果是末也然德所包也得此而備道所
貫也得此而全事所無也得此而盡業所統也得此而進
其可忽焉哉是故身總萬機兢兢業業固莫盛於帝德而
必有南薰歌詠之風是則不以帝而無適情之事也君臨
四海法天無息固莫敦於王道而必有靈臺雲物之可觀
是則不以王而無休氣之時也至於發憤忘食不知老至
之玄聖有登東登泰之遊焉闕先聖息邪說以爲己任之
亞聖有勿忘勿助之養焉然則造道固非一路入德蓋亦

多術雖曰勤實敦篤爲吾儒着力做功之綱領而休暢發舒又不可以廢其事此游藝一目乃在於志道據德依仁之末豈不以六者之藝無非義理之所具而其於道也德也仁也旣能志而據據而依則又必游之以藝然後得於內者有以驗於外休於外者可以養其中於是內外相須本末相資德以之備道以之全學問事業自不覺其辛勤勞苦有欲罷不能之味故也今余雖知道德仁之爲吾固有而曾不能志據依之驗於進修則其於游藝乎何有惟以身經患亂歷過艱險心不啻千動性不啻百忍其所自守可謂固矣今幸朝夕無憂外事不干思有以適情休氣送了歲月則求之六藝無所能焉惟其觸物興思隨思輒

記或文或句惟中所發此或可以代射御故從今以記之也

萬曆乙未季夏旬後二日書

族契重修序

今日吾契之立所以重修古契也所謂古契即吾張氏同姓契也吾張氏世貫玉山傳世于今二十餘代則不知其經幾百年也惜其舊譜不得傳焉不知其大宗之外別而為小宗者凡幾流而小宗之中何代之分者為尤盛也然揆以大槩則從吾身而上至五六世以前其爵秩事蹟文章或載於編錄或傳於舊家而人數吾東之甲姓必曰玉山之張則其顯且盛也昭昭矣人之為土姓者不能無盛雖盛而衰因遊宦婚娶流散徙遷者多矣能積世居其土

者固鮮矣而惟吾張氏傳至二十餘代而不離此土則其所以家孝世睦種德基福者實有所自矣當其盛也擧族而為一家合門而為一心則敦和雍睦之中自各盡其道焉矣但待於義契以一之哉及其傳世已遠派別既衆而情不得不間勢不得不分則必有所以維持合聚之道焉此族契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即吾族祖進士諱濬與吾先人相議而作之也竊聞進士公性最淳良行敦孝友克推世積之德能繼家傳之風吾先人亦以小宗之長實劫追遠之誠而於進士公為祖免之姪也其氣味深有相契者則其所以議立是契於吾族中者意固深矣不雜以他姓必專其氣屬篤其恩以一其心定其規以齊其事時焉

講睦以驩其和好之情事焉同力以通其資助之義使之
富有所分貧有所濟慶同其喜憂共其恤此亦所以宜家
保族之深慮遠計也吾雖未及拜侍進士公而吾先人亦
早見背不獲承受庭訓然猶及見餘教之盛矣自己以上
有與曾祖為行者矣以下有孫行始生者矣合老幼嫡庶
凡在契案者三十餘人矣其在幼少未有室而從父兄之
下者又多矣遂立講誦之課以勸族幼之學每於月朔及
望合坐而講之第其等而奬勵之此亦吾契之美事也又
欲推而廣之雖非吾姓而為吾姓外裔者自欲入契則許
與同之此雖非本規亦從厚之義也嗚呼壬癸經亂以來
擧族一掃而敗亡焉今其存者在長未十在稚纔六七耳

亦且流離困頓衣食焉不暇孰有意於合族修睦之道哉今則賊寇已數年矣兵屯戍者亦撤徭賦暫弛貿業稍賴子遺黎癈稍稍能有人事則爲吾族者吾族古事不容不舉也於是遂請族老而議復吾契則在姓者無幾而乃以外屬連係姻以結親合義者在鄉尚多其人焉其欲不棄吾族而思與同約則皆聽之遂裝卷謄名立約定規凡若干人余謂契者合也合者表裏無間而憂喜必共好惡必同然後可以謂之合之眞也至於面從心異口諾身違者非眞合也德義相好而所勸惟善所規其過然後可以謂之合之正也至於私昵曲從苟同邪比者非正合也此又契中之所不可不知也一約之後雖路人便作兄弟況同

契之人乎吾知吾契中必有以深契乎契字之義而能不
隨進士公及吾先人立契之初意哉噫吾一門也而元初
有族而無契中間始有契其末也國亂人盡而契隨而廢
矣今又有子遺孱孫等復議復之其亦一門盛衰之數也
哉不知自今以往復幾有盛衰也而繼之者能思夫立契
復契之意否契已成契中諸兄弟屬余誌其顛末故不敢
不以所聞於族老者悉錄之嗚呼此契之本乃先人承命
于進士公而立之則此契之重修於今日者於顯先爲光
感發而又以進士公之孫光翰及大宗之胤乃鏡爲今日
修契有司此皆不肖等盡誠之地也然此豈吾數人之私
哉實皆契中諸夫之所共喜也實我先世世教至意也

實吾皇天降衷秉彝自然之義也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日門宗顯光序

一契中精寫族譜有司愼藏相傳

一契中人相愛相護常若一家之人

一吾契乃族契也爲契既曰於族則不可不思其爲族之源而致其追遠之誠也遠祖以上於法代盡雖宗孫不可得以祭於廟則惟其致誠之道只在省墓一事而遠祖墳塋又不知其所此爲子孫者所深痛悶而惟我七代祖考及六代祖考妣墳墓俱在星州地此宜歲一祭之一以致其誠敬其餘慶之流一以誌其地啓我後孫之思其歲祭之式則爲有司者幹之或春或秋就同姓

中分半隨宜備物必極其誠分祭于二所雖外孫或欲參謁則亦美矣

一遠祖墳塋旣不得知而族中舊譜經亂俱失今多有未詳處此則不分內外孫如或有聞見吾張氏先世事蹟者必皆隨其所聞見詳錄以告于契中

一吾契之初只就姓中爲之及今雖異姓踈遠者與張譜相連則皆入焉此亦推先世之恩廣睦婣之道也以先世視之慈情豈間於內外哉人莫不有子與女以其情而體吾先世之心則可以想矣然則契中當不分同異姓其相厚之義則宜無間然而但其追遠等事則在同姓者必須自盡其誠

一此契元初即吾同姓契也然則凡契中事在吾姓者宜益敦勉無定有司時必以同姓一人異姓一人備其員此非所以置賓主之別也特以兩有司皆是異姓則本姓者尤易於忽忘契義故也

一契之中有吉無凶有善無惡則最是契中之美事也凡在吾契者倘能各自勅勵省勉必為其所當為必不為其所不當為須令契中有可喜聞之事無有不願聞之事為幸孰大焉

一人倫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和推之以睦同姓又推之以姻外戚又推之以信厚朋友者乃吾門之所素敦而吾契中之所盡心也其何待於相勸哉然自

是而益相勉焉則豈非契中之大賀也

一鄉曲中凡民豈待立朝事君然後有以致君臣之義哉惟能各職其職各事其事以不負 國家生養園育之恩乃民之義也讀書業士者其志固有望於他日矣至於服田食力之人凡其一衣一食一坐臥之安無非國家之澤也其所以報效之道只在慎貢賦力徭役而已今在十年兵火之後民力固竭矣然猶能不飢不寒上事下育者其以為自己之功耶吾契中共相與勉之

一亂離以來人困衣食皆知農業為本故莫不力耕務稼固不待相勸但一兩歲稍稔以後人頗賤粟尚飲此乃惰農之兆也吾契中其各戒之

一契中幼少業士之人雖不能如平日朔望之講爲其父兄者各宜督勸可也使一契中幼少畢竟皆歸凡民而不有俊秀者出於其間則豈吾契之福哉

一農不勤農幼不勤學者有司察之及契會之日舉告于契中或罰其當身或責其父兄家長

一亂離以後爭田訟奴之事處處成風此甚不義之俗也若其弱爲強所侵直爲枉所屈拙爲詐所欺賤爲貴所奪者勢固不得不求辨於法所矣其或乘時僥倖非理好爭者極可醜也凡爲契中切宜戒之毋作一契之羞也而况喪亂之餘閭閻丘墟阡陌蒿荻如能力耕孰患衣食而必欲廣占膏腴謂爲子孫計者在此則其爲惑

也豈不甚焉何必爭訟鬪狠以失和好遺之人哉

一契中人過失契中人相聞各以所近先相規告再三必至不改然後告于有司見其不改而不告于有司者與失不先相規而遽告于有司者俱致罰有司聞之細過則待會致告而共規之大過則即出文齊會責之衆責不改然後損徒損徒又不改然後出契然既出而能悔則即許還入

一契中人之過失契中人只當當面相責不當於契外人處揚言之如或不相面規而揚言於外者契中重罰

一吾契中只當相責其契中之失若外人過惡則耳或得聞不可出諸其口

一契中人過失外人或有言之者契中人聞之必來告于過失之人使之知改其或聞之隨而唱和揚助之不以告于本人者契中重罰之

一論官員善惡論時政得失最非守分保身之道吾契中宜極戒之犯此戒者契中共罰之如或切己之冤枉悶痛則必須共訴而求解者亦患難相救之道也

一契中或有水火盜賊凡意外之變極力共救之如聞患難而不急救之者契中共罰

一契中有死喪則初喪助斂殯之具及葬助營壙之役且助葬需有式

一契中有婚嫁亦助昏需有式

一俗中爲契者其於吉凶之助或有限定其所助度數而其助之也既盡其所定之限則曾受助者雖更有吉凶之故契中不復助焉此則直是相稱貸者較數必償之爲耳非所以憂喜相同以情相助之義也今吾契中則勿效俗契較計多寡之陋規勉尚古人一向敦厚之美義喪不必父母妻子而或有傍親之喪婚不必己之子女而或有弟姪之昏者雖一人而累有事故如其自主張其事者則亦當隨事相助若其所助之式則又不可無輕重之殺此則只在臨時僉議而酌定之但不可謂曾助於前事全然不顧於後也

一族人之在異鄉者若願入契則須僉議許之使婣睦之

義無間於遠近則可矣但於不時聚會例收雜物等事
則其勢不得與在鄉者一一同之也自此相通或不能
及時自彼相從亦不得如期則一以契規例之終非恒
久可繼之道矣惟春秋講信大設聚集有不可不相參
共議者外不須一一皆望其必集雖或不能齊會不以
不參不狀論其罰如或可來而不來當參而不參則亦
不無未安者矣契中雖無罰其當自知之也什物之收
亦不可責之以元定之式只當隨彼之力所可及勢所
得為者而不拘時限不計數量唯能終有以相助相顧
焉耳契中則又不可以彼不能自如契式而敢忽於相
顧之際也要當各盡其情義而已

一講信修睦春秋各擇日為之勿尚侈美皆要眞率當以適情歡洽為度如有亂醉顚倒喧譁失禮者罰

一契會時只宜商確契事開叙情義而已絶勿惹及外間

雜說

一立契之後契中必有相好之樂而無相惡之事矣然於常情之外或有還出之類者則必令自具其狀呈于有司有司告契中而許之然同姓中人則猶不敢去其名特不令參於契事也

易學圖說序

夫易即天地也天地焉而萬變萬化萬事萬物在其中矣易豈外此而別自有道理者乎然則天地固自有天地矣

萬變萬化固自有萬變萬化矣萬事萬物固自有萬事萬
物矣是乃天地自是易也觀固有之天地固有之變化固
有之事物則易斯有矣易不必俟作為書也而聖人所以
必有易之書何也乃為吾人作之也人固莫不有其身其
至近者莫此身若也而能知其耳目口鼻之所以為耳目
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為四肢百骸五臟六腑之所以為
五臟六腑者鮮矣況仰渾淪而知為天之理俯磅礴而知
為地之理處群群之中而知萬物之理者幾何人哉見形
而知理見器而知道見物而知則見顯而知微者非聖人
能之乎惟人也而不識此道理則其亦禽獸而已草木而
已立不識當立之地行不識當行之路其如參三之道何

哉聖人是憂之不得已而作易模象出方冊上天地然後神明之德以之通焉萬物之情以之類焉凡宇宙之間所謂萬變萬化萬事萬物都擧爲此易之所包所冒而無古今無幽明無遠近無巨細皆莫之逃焉此誠易之爲書果有以能稱乎大哉至哉之實者也人始可以書中之易知天地之易以模象之天地知固有之天地而吾人事業從此而定矣則人文得之而昭耳物則得之而盡耳彛倫得之而叙耳到此而此易功用其可量乎宜乎天地存則此書與之俱存當與天地同始終者矣然而八卦爲六十四卦而大備矣而文王立卦辭以明六十四卦之義周公設爻辭以明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孔子著十傳以明此易之

在天地者與在書中者必反覆詳盡而後已何也蓋易之理本自具於天地萬物故其在三皇以前止可俯仰天地旁觀萬物而咸得其理焉伏羲以後文王以前止看卦爻之象而亦咸得其理焉此非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之聖人乎聖人知夫大朴既散世變日降開物成務之方不可不設則以為有天地人物矣不可無卦爻而有易學故於是畫卦爻有卦爻矣不可無繫辭而為易學故於是有繫辭既卦爻矣而至于繫辭焉則易之教成矣伏羲則發天地之所未發文王周公則發伏羲之所未發孔子則發文王周公之所未發是固卦之畫辭之繫者皆非聖人之得已也四聖既遠左道紛興千載歸來易道幾晦矣又幸程子

有傳朱子有本義啓蒙等書以發四聖之餘蘊則所以羽
翼乎此易者盡而又盡矣至於程朱之外前後諸儒固既
備之易者亦加贅繁枝蔓葉贅詞為說剩異為圖自以為
明易之旨者凡幾家而于今傳者無幾而不足輕重於有
無者也如是而今乃復有此纂集何也竊嘗思之卦爻奧
矣辭亦隱矣後乎古而生者各出己見擬有以闡其奧啓
其隱則轉加推衍輾滋論解圖後有圖圖至幾般樣辭後
有辭辭至幾卷袞乎愈降愈繁愈繁愈雜則其所以讀亂
經旨者固十八九矣然其間或有一圖一說之適得乎一
義者亦在所當取焉何則理固無精粗矣無大小矣縱橫
焉錯綜焉千條萬脈該貫畢括其妙無窮而易之妙所以

無窮也人之所得於易者或精或粗或大或小累相什百焉其能通盡乎十分地頭者固不常有而有能窺取乎千條中一條萬脉中一脉則亦莫非此理也所以爲圖爲說者有或可助於學易者矣俱收幷集比而類之以爲參互考觀之資者亦初學之所切也故積成一褒彙分序列而源流首末悉在其中矣見者未必不以屋上之屋牀上之牀爲疑而若能詳玩而細會之則皆各有所主之義雖不免於重複而實不可厭斁者也其或同源而異派者異音而同宗者亦取而載諸褒末以驗夫此易之理無所不周而仍以爲援石證玉擬彼明此之地耳總而名之曰易學圖說其圖其說幷因於已成之本矣而間或以賤見妄撰

或圖或說以附之者亦非一二又於纂玩之際自有推得之條義不敢以糟粕而捐之篇置最末然必本於先儒之說又契於固然之理非全臆揣也且非鑿空也初爲昏鈍自閱之便者也而復欲開示一家之蒙則遂道其纂集之由寫諸卷首焉

永慕錄序

凡有身於天地孰非爲人子而承父母而親之遺體者哉以其氣脉之直傳而當宗之故姓父而不姓母家無二尊故服有斬齊之差也至其生成慈育之恩則實何間於父母哉故人子之於父母其愛戴之心未嘗不一而父母之於男女其慈憐之情未嘗有異焉此固非常情乎聖人非

不欲於外家先世並致其隆於外黨諸親畢推其厚焉以
義有所難同勢有所不及焉耳余見世之人其於外宗外
黨一以薄道處之遂以為當然彼不思其母胎中氣下續
誠劬勞之恩乎然則其於情所可用力所可及者容可不
為之盡心乎余嘗為一冊畫分井間塡寫內外先世本宗
則隨其所及知而謹悉其派分焉外宗則皆自始祖至于
吾身所查之代而止焉逐代俱寫娶氏及子女名適雖不
書諸派族類各自有本譜亦可憑吾冊子女名適而得悉
代行焉此余所以有此錄也目其錄曰永慕此余推孝睦
之道而廣之也以我之母我母之心推而上之吾考之於
祖妣吾祖考之於曾妣吾曾考之於高妣其情亦何異哉

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百代無窮之祖又推而廣之以至于外宗之外宗其亦無窮者我皆有父母之道焉我莫不有當裔之理焉如在所不及聞知者則已矣苟或有以聞且知焉則其何得以恝然今我或得知其墓山則必錄焉或為其裔孫者不論内外有過於其所則一虔拜之致焉者其亦幸之大也

記

不知巖精舍記

凡物苟有矣必當為所知也形焉而目之者知聲焉而耳之者知臭焉鼻臭者知味焉口者知性情焉而心恝者知夫既有形聲臭味與性情矣則孰有逃於有耳目口鼻與心

思者之所及哉知因於有不知因於無故有而知無而不知者理之常也其或有有矣而不知無異於本無焉則乃不知者之失也然有者自有其何損於不知乎精舍在于知巖之東南岸上故因而名之夫有形之中最確而著者莫巖若也而玆巖之所以名以不知者吾果不之知也或曰是巖也本藏於丘土之中江水衝破積以歲年然後土盡而巖出此謂其丘土時所不知也或曰是巖也若被漲之沉沒則巖在波濤之中迨其張伏然後巖乃出此謂其大漲時所不知也此皆名之以有隱見也或曰巖在深淵之上斷麓之下四方皆勝觀也四時皆勝趣也可以舟於江以勝可以席於岸而勝清風之晝明月之夜無非勝

賞也沿江上下凡以勝區名者幾處也而惟其爲勝之最則能與此巖肩者鮮矣而埋沒於尋常之中廢棄於魚鳥之場人莫之奇焉故好事者名之以其實也但精舍之設非獨取於巖也長江列嶽遠林近藪白沙芳草烟雲爲魚其取乎上下左右者非一也而必於巖焉獨取之曰其名而名之何也固以不知之義當矣遠矣吾人之取之也有說焉試以不知分在我在人而言之在我之不知有二焉不當知而不知不知之得者也所當知而不知不知之失者也何謂不當知奇技淫巧之事營私謀利之術凡世間冗雜瑣屑之務是也此而不知豈非不知之善乎何謂所當知天地人物之性三綱五常之道大而天下莫能載小

而天下莫能破者是也此而不知其能爲其耳目口鼻知覺之人乎爲吾徒者其於在我二者之不知㝠有所擇矣若夫在人之不知亦有二焉我無見知之實而人不知之者不知者非人而無可見知者我也我於人何慍焉如我旣有見知之實而人乃不知則不知者在人而我所自有之實不以不知而有喪焉人之不知何與於我哉何謂見知之實即有以窮天地人物之性盡三綱五常之道天下莫能載之大而能無外爲天下莫能破之小而能無內焉若是也道此道於吾身德此德於吾心則人之能事此焉畢矣其果能見知於人則此道此德之功用可施於一世而位天地育萬物無不可爲矣世或不知則藏此道於一

身樂此德於一心而亦自無愧於天地萬物之間浩然於
獨立之地矣吾徒之於在人之一者之不知一僅自勗其在
已者而已夫如是則當以不知為進學處世之道可乎進
學之道以知自居者歸於不知以不知自居者歸於知盖
以知自居則知一足一不復求知夫二以上之分數知二
足二不復求知夫三以上之分數至於至八知九而止猶
不得復達於九與十之分數況未及八九分而自足者乎
此安於一成守其一隅者也其歸不知也宜矣若以不知
自居則常以為義理無窮其知既廣而不自廣求以益廣
焉其知既高而不自高求以益高焉此大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者也其知之大固可

豈耶至於處世之道要於見知者終於不知晦於不知者
終於必知蓋要於見知則纔有片善求以聞於人僅能一
藝求以衒於世雖其求聞求衒之私心便梏其天理之正
而所有之片善所能之一藝亦止為悅人售世之資焉其
復有長進之望乎此帝才者善要名干譽者的然而日亡
也若晦於不知者學問高於天下而守之以愚道德尊於
一世而處之以謙不成乎名不易乎世遯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然而天下歸仁百世為師此衣錦尚褧光鑑來
者闇然而日章也此豈預識於丘土之中而不知乃見於
土盡之後闇沒於江瀨之時而不知乃見於灘退之後及
其名以不知也又藏於道蓋埋沒之中而不知令又大著

於精舍之立則始於不知者固未嘗不終於知名於不知者亦未嘗不實於知此非理之常耶巖是頑然亂石之積也其隱見於江波之中者幾萬歲矣而其於物之善惡盛衰世之治亂興亡無所與焉則於巖乎何責夫當知不當知之事乎至其磊碨錯落萬古凝定雖無知覺言語運動而能興雲雨以澤於物能嚴魚鱉以利於人此則巖之能事而大其功用者也人未必知焉而巖亦何知於知與不知哉此有血氣知覺者情易躁動心在衒耀而多失其性焉凝然靜峙者能效奇功不自誇大而乃全其天焉精舍之取其名豈無以哉今舍已成焉名已揭焉處此堂而顧此名能盡於不知之義其於在我者不求知於所不當知

而不恨其不知必求知於所當知而不知則不已其於在
人者恒能自反其在己之實而道果未盡於吾身德果未
至於吾心則當曰人之不知乃以吾道吾德有未盡未至
也於是乎無者思以有之小者思以大之卑者思以高之
淺者思以深之至於既有既大既高既深矣而人且不知
焉則我當不慍不悔不沮不止焉耳夫聖人者天地合其
德而天地知之日月合其明而日月知之四時合其序而
四時知之鬼神合其吉凶而鬼神知之知我者天地也日
月也四時也鬼神也則一世人之不知果能爲損於聖人
乎孔孟不見知於當世而能見知於萬世其見知之大且
長孰有如孔孟乎吾黨其思之又其做功之要地則須從

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始焉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皆結愼獨之一言允古昔賢人君子之用功固未嘗不在於人不知之處矣此誠吾人之所共愼也能愼於此而不已焉則其所以進學者嘗以不知自居而終至於無所不知其所以處世者常以不知自晦而終不得自揜於必知以至不慍不悔之極功亦不外是矣堂下之江即洛之下流也伊洛乃有宋諸賢所興之地而江名偶與之同可以思正脉之流波泝洄之淵源矣其西則金烏山也即吉冶隱棲遯之處而其淸風高節直相映乎首陽之孤竹則於焉仰止而有凜然者矣堂之作在大明萬曆之庚戌歲

立巖記

凡於山野間巖石有或尌起焉而名之曰立巖者余多見矣然見之多矣而其最奇且特無得與等比者吾於此巖獨見焉蓋他巖之所謂立者未必能高而大大而正正而直矣或錯列於衆巖之間不見其有獨立不倚之象焉或因勢於岡壟崖麓之上不見其有挺特自拔之異焉或有待於層疊重累而為高其全體非一質者焉或有亂角邪竇偏缺側穿左贅右疵而方隅不正者焉或有結根麁醜而至於尖殺者焉或有方圓不分而欹側不直者焉又或有巖可奇矣而所立非其地若在都市之間大路之傍則惡煩者嫌焉又或有氣像近之者知其可玩而樂水之智

者舍此之彼則立不臨流者僻焉然則巖而立者得之鮮矣而其謂之立者亦多品焉其奇也非一槩其病也非一般奇多而病寡者不可易見則況奇全而病無者千百中之一也今何幸於此焉得之異哉茲巖也四方之高可十餘丈上下之圍近七八尋矣立不衆巖之間非所謂獨立不倚者乎勢不有同於岡巃崖麓非所謂挺特自拔者乎由足之至頭全體一質則非層疊重累而苟高者也不角不竇無贅無陷則非偏缺側穿之不正者也自下而上其直也一從根而首其大也均可謂正矣望之似圓卽之似方前瞻不倚後顧不偏可謂中矣非市傍非路衢而于深山之中則立得其地也帶淸流臨碧潭蓄至靜於至動之中

則二樂者俱喜之也此余所以見乎巖之立者多矣而今以此巖爲獨見也不特其形之奇其立之異與其占方位之得焉而已此一巖中立而衆嶺環擁列巒控挹助其勢者後有雲屯之隆崗巖對其面者前有斗聳之高峰左焉鷗嘴之岫右焉飛伏之崗洞口有碧嶂之重關洞上有窮源之微徑石無大小皆可坐眠樹無老少俱宜蔭人沿流有曲無非引風之座激石成潭莫非挼竿之波白雲何心籠閉山村碧蘿無情遮斷野路數頃荒田可以種一旦千山薪菜足以滋口邊遍石路節音可鳴於朝暮嚶嚶禽聲自能唱和我獨歌其可以遇物成趣寓目興思者雖妙手不能盡出雖巧詞難以收得則一巖所領之奇勝其可量耶巖

後有小谷池不甚寬可容數十草屋北東西三面皆屛之以岡巒其南口卽前所謂雲屯之巖而其下卽此巖也巖下卽溪溪南又峰峰上又嶺其形勢旣高而四臨溪而行者不知其有村焉眞隱者之居也古無居人或有村夫來田其中者而土薄不宜於耕穫故多廢蕪矣自壬辰倭賊之起永陽士人三四人結志入栖于此谷三四士人卽吾友權君强哉孫君吉甫鄭君汝燮君燮兄弟也四友見余極言巖之奇余從四友者前年始來賞焉果驗四友之言不爲虛美矣今年又再往而久留徧探前歲之所未賞也則果愈見愈奇愈久愈不厭也一日四友謂余曰巖之奇如是卜之深如是吾儕欲以此爲終老之地公盍從我儕

者乎且吾儕之初所取者爲此巖之奇也而巖之上下四方洞壑溪石無非勝賞而皆可爲玆巖之助則其可不隨處立名以爲吾儕遊玩探賞之目乎余方乗興狎然諾之不覺其自涉於愚拙僭妄且貽累於溪山也盖旣得此巖巒溪石之勝如不設齋修栖息之室則吾儕又無所於寓頓矣且妻孥叫啾之間鷄犬雜沓之中豈君子頤神養性之地乎於是四友欲置一齋而巖後東偏可立數間地者後隣村烟前俯溪流負巖帶岩巖坐可盡得其狀又避風向曝雖冬寒可取温也齋雖未立四友之計已定故余請預名之曰友蘭齋蘭固深谷之草而君子之所佩也名齋之意四友其不默認之乎自巖而北未及乎村家自村而南

來及乎立巖爰有一巖峙作山形其高亦可四五丈其周
約以地尺亦不減數十尺嶐然崎然識若雲屯上有古松
數本虬枝相繆風葉鬖鬖依然有高山泰嶽之形範隱然
有仙區絶頂之風趣使仰之者精神爽心想清遠自有
所起發焉者故名之曰起予巖其址東西三畔皆有微路
可登而南畔則高又倍之截然不可攀躋其南畔之底即
友蘭齋之址也又於立巖之上起予巖之下中有平巖距
二巖各十餘步人自村中來路緣于起予巖之西側不待
登陟可平步至此其下則壁立如削者亦可七八尋危不
可臨其中則平而圓四友曰其勢而修治之砌其邊而臺
焉臺之左右有二高松可以蔭朝夕之暉日午之陰有所

未偏則又架長杠於兩松而柱之就他松而伐其邊揚取而蓋之以補缺陰則可以終日不見陽矣臺之南陽亦有童松數根長或數丈四友愛護之日後其長此松若長則不必假補而陰可自足焉臺上可坐十餘人煎茶煖酒皆有其所畀幼從之者亦各有便傍可安矣坐于臺上者三面皆危壁必常有臨深戒懼之心故名其臺曰戒懼戒懼所以爲臺之形勢而戒懼之義則多矣此臺後有起于巖前有立巖止兩巖是擅一區之形勝況左右邊近無非奇賞形形色色小大羅布爭奇競美交貢迭獻者乎一脉清流來自東崖縈回紆屈來觸立巖之下而過焉歲久年深其觸不已巖根今有受水之痕其流既西而旋南或縈林

而隱或過石而見或緩而爲淵或急而成灘或分而爲洲
或曲而成渚者甚臺上可見七八里矣臺之直南大山一支
漸低而中殺西來而北轉至立巖相對處起峯突然崖石
崒嵂焉峯在溪之南立巖在溪之北若相拱揖者然名之
曰九仞峯所以言其高也而九仞之說出於孔子爲山之
喩爲吾黨者可不戒於一簣之虧乎臺之東有後山一支
亦其來稍低然後起而爲峯峯形端圓政如芙蓉之出水
而花未綻也日暮臺上山人方歡欲燈不可欲燭不宜乎
斯時也共注目東望以待月出而一片氷輪出自峯上有
若峯吐而生者故名其峯曰吐月卽臺中夜景得此而明
者也臺之西址有最高一岑山人不出山有時欲暢其幽

鬱之懷則理屐杖策緣崖引蘿一登乎是岑效宣尼登東登泰之遊則一片青丘曾不滿於一眄盡以小魯而名其岑乎吐月峰之東有嶺深秀半截半露竹如然蔚然樵芺採客鮮或跡焉者名之曰產芝嶺芝之不必產于此也而名之以產芝者何也昔者四皓避秦坑之虐政寄身世於商山之深谷獨遠懷乎唐虞之盛世千載之下誦詠紫芝之歌亦可以想見襟懷之脫落則思其人而不見尚其志而高揖者其可無縱目攄懷之地乎此所以名產芝於嶺也山自產芝嶺而西者又作一嶺於戒懼臺之東南即九仞峰之所從來也自臺而望景槪且對圓巒濃厚葱鬱明顯則名之曰含輝以取夫朱晦庵玉蘊山含輝之義也山之能

韞玉與否固未可知矣然良玉之所儲者必名山也而晦翁之句又取比於君子蘊德而睟盎者則吾儕自此未必不目其山而思其名顧吾心所蘊者果能德矣而所發於面背者果能睟盎乎亦豈非自修之助歟含輝之名其有取也自含輝而南又有一嶺巍峙於瀏范之間坐於戒懼臺者必登目於九仞峰之上然後可望焉每見白雲停聚乎其頂或如冠巾之戴首或如横帶之在腰有或崖壑掩蔽盡者有或峰巒露出半者或始薄而終密或作聚而還散朝而為霧暮而為霞變化無常往来無迹者恒是雲也故名之曰停雲嶺乎以咏靖節無心出峀之章亦足以認卷舒行藏之道也凡此四面之山無不高大而西山最為

雄峻在一溪下流當一洞初口有若隔絶世路者然遂名之曰隔塵嶺旣有是嶺隔絶內外故吾立巖溪山之奇勝自作一區之秘藏而山外之塵蹤俗跡不得以冒躐焉一谷中漁樵之興趣止為吾儕之獨樂而世上之浮雲富貴不得以相易焉隔塵名嶺其可已乎溪之南有一野距村纔一二里是野也田宜稻宜麥宜黍宜粱如能力耕足以無飢披雲而耕帶雨而鋤固山中之勝事而莘野耕食南陽卧龍或樂堯舜之道或託管樂之比則吾儕獨不可以志伊尹之志心卧龍之心乎野名耕雲有所慕也溪流之傍林木連青自生自長參差亂茂村人朝暮之炊游客茶煎之烹青烟一痕蒼作微色以供詩人之口或迷歸鳥之眼

則於所以名蔥焰也洞在下曰着名以招隱憐夫迷溺於宦海而莫之返者也洞在溪上着名以尋真思夫抱真肥遯者而不得見也洞在停雲嶺之下着名以採藥藥不必如方外之徒丹砂石髓之誤人者也居閑養病保嗇性命亦不可以無藥物故洞多其產所以名之也立巖之底有石平鋪於溪流之中稜角蘊硯出沒縱橫中有石隙長廣纔能尋丈溪流得此而停深澄澈為一小淵淵之上下石有呈露而盤陀者流漲則沒水落則出然後時步而出時多坐其石淵可俯焉或濯或漱以觀游魚之往來者於是名其石曰鏡心臺名其淵曰數魚淵巖影倒落淵中蒼苔綠蘚似作淵魚巢也恨淵不能稍廣有以容乎小舠恨石

不能稍高有以免於漲沒也自鏡心臺遡溪而行行過一曲則水回成隈隈在九仞峰之東畔有巖際流旣平且廣亦可立數間茅也但不稍高過漲而沉故屋不可設焉然後負危崖前臨險流又爲九仞之所蔽擁幽閑深寂漠然與外人若不相接乃名之曰避世臺又從避世臺涉溪而行未及一里而橫流有石自成徒杠若不過漲則不濡足而可渡矣中有二大石斗高而廣可坐卧其上又其南崖有巖隙亦成一臺可鋪一桌席直俯溪潭最宜釣磯遂以尙巖名其臺巖卽嚴子陵也其人出狎至尊則動天上之星象來把一絲則扶漢家之九鼎固亦一世之丈夫也名臺之義所以尙其節也又自尙巖臺而遡行及數里許得

一淵於兩峽之間淵廣足容中船溪作三派而瀑落淵中
水聲常淅瀝焉淵之兩邊皆盤石石爲瀨㶁漫漫平滑烱
爛皓潔坐其上如藉以琉璃遂迤其東峽之巖尤極奇壯
蒼苔綠蘚蓊蔚提覆殊非烟火中人所可遊息也淵以浴
鶴名焉亦非必有其實以誌水石之奇潔也若自鏡心臺
泌流而下水觸西崖又成小潭潭上有巖巖上有松因而
臺焉雖不能自奇而諸嶺諸峯諸巖諸石九一眼所收得
者恍惚難狀依依蓋中似非真面故名之曰蓋裡臺自蓋
裡臺又西南行至二里許有巖㟪然成立以臨是流而溪
之自北山來者稍淨於是溪而合流於其前又增一倍價
也四反欲亭其上而慮或力未及焉名之曰合流臺臺前

合流之處水頫演瀁石多奇蔎不知渭水之陽其能勝於此乎遂名其灘曰釣月以溪之上流皆在山底得月最晩此灘則距東嶺已遠月先先受固宜於夜釣釣即呂太公之事也吳藴濟世之具閑老江湖之邊手持一竿若將終身非斯人吾誰與從焉此名灘之義也從灘而下至招隱洞之口溪之成潭者信於上流之淵外人之入此洞者山人之出是山者皆過於是潭鹿雲仙允此焉嘗分故道名曰洗耳意欲追巢許也凡所以收諸奇勝以歸夫竜巖之總管者上自浴鶴淵下至洗耳潭而止焉其間一洲一石之俱可得名者何可勝數而今所名者只取其景勝且大者焉儞至於由外路而入村者必涉巖下之流横排白石

用爲序橋踏橋之際有響琤琮故其橋之名曰響玉自戒
懼墜紆步而下將欲觀魚於鏡心臺則其入也亦必有石
橋橋在叢蓐蒙莽之中石面易生綠苔故其橋之名曰踏
苔亦爲幽興之助也井在起予巖之側者寒且洌焉澤物
之功不可不博故取易井卦上六爻辭以勿幕名之井而
幕之則功不施也石在立巖之傍者有數至七而象似斗
星故名之曰象斗石四時之運日月之行皆於斗星而取
法則北斗之於星辰其係最大而石之數與象適與之符
焉亦一奇也惟此得名者二十八處二十八者各自有勝
發則得名固宜矣然不有一立巖之奇絶其二十八處不
能自售其勝發而與尋常中丘陵洞壑峯巒水石無以異

矣孰爲之名目以稱之歟然則二十八之勝致得立巖而
著焉立巖之奇絶因二十八勝致而富焉然亦不有戒懼
一臺固不能先立巖之奇絶以貢夫二十八之勝致又不
能輸得二十八之勝致以貢夫立巖之奇絶此所以有立
巖則不得無戒懼臺也是知北極爲二十八宿之所尊而
非有二十八宿之環拱北極亦不得爲獨尊二十八宿雖
各有躔次而不有一北極之尊亦無所於環拱又其中角
之一宿爲二十八宿之首星角得其次然後二十七宿循
次而列焉此立巖所以宗乎二十八者而戒懼臺又以首
乎二十七者也然又非西友者說此而上之則立巖之奇
絶又誰得而知之人之知與不知其於立巖容何與焉所

溪山水石亦天地間一美器也天地既有此美器豈今徒自美而已必使最貴最靈者生之然後溪山水石不爲虛棄之一器而能發其美也然則四友之來卜于此其亦立巖之嘉會歟嗚呼有開闢以來卽有此溪山而幾萬年荒廢蕪沒之境今日始爲吾儕之所遊賞不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斯亦有以起吾儕之遐思者也或曰溪山則美矣然溪山乃造物翁公共之物也且初無情意又無名號焉居于此者止可耕漁樵採樂在己之樂而已遊于此者但當行賞歷玩快一時之目而已則茲不爲靦造物翁公共之心而全溪山自然之天耶今乃於無情意之溪山用情意以惱之無名號之水石立名號以累之欲以公共之溪山

便作自家之已物況名之不以其實者多焉則無乃非造物翁之心而為溪山之辱乎且不爲外人之所笑而爲自家誕妄之歸耶余曰不然如子之言則是以山河大地爲不干於吾人以兩間萬物爲無與於此者欲使吾儕泯形跡心空玄而後已也此豈平常之理光大之道哉造物翁所以造萬物者豈是徒費造化之功只令爲無用之物哉有一物則必有一物之用有萬物則必有萬物之用先有用之理然後有是物若無是用之理則當不生是物矣故天地既生萬物又必生是人然後有以主掌乎萬物而各致其用焉田野而耕耘焉原陸而居宅焉五穀焉食之絲麻焉衣之何獨溪山而不致用於人哉有物而不用焉則

反有悖乎造物之心矣夫所謂公共者非曰置是物於虛
棄之地也但不私之而已溪山固是公共之物也而我得
之而我樂之人得之而人樂之千萬人得之而千萬人皆
樂之各隨其所得而樂之何害其為公共也前人樂之後
人亦樂之此人樂之彼人亦樂之不相讓而皆自足矣何
嫌乎哉且萬物豈必有情意然後為人之用乎五穀非有
情於為人之食而人自食焉絲麻非有意於為人之衣而
人自衣焉至於田野原陸亦皆非有意於為耕耘為居宅
而人自以耕耘焉居宅焉夫以有情而交無情者不是一
理感通之妙乎萬物之初又孰有名號哉有名號者皆吾
人之所加也而名號之者乃所以致用也惟此溪山自是

深僻之一區故亦未嘗有名號旣無名號故亦未嘗爲人
之所遊賞焉吾儕自今始加名號而永爲遊賞之地不使
爲屛棄之溪石者亦豈非溪石之榮哉若夫無其實而名
以物者則固有之是亦爲溪山爲吾人而頌禱之稱也又
何傷乎然則今日名號之作實乃所以成造物之用而發
溪山之美也或曰名號之意則然矣但吾人事業果只在
於溪山雲石之間而乃以此爲棲身寓樂之所耶曰君
子之道費而隱者也何往而不爲道何遇而非可樂哉幼
而學之壯而行之則中天下而立位廟堂之上堯舜其君
唐虞斯世上以位天地下以育萬物予以盡吾人之能事
如或不遇其時則退居山野付生涯於水月巖壑之間以

耕耘釣漁為事以風雲花草為侶者亦莫非此道之所在
也豈滯迹溪山棲心淡泊潔身亂倫罪於忘世之為哉余
旣荅或人之難復告諸四友曰余顧畀吾名寔戒懼之義
諸君其肯留念否試以此地言之凡巖石之大於此巖者
又何勝數焉然而吾儕必以此巖爲取者以其能立也凡
物必有所立然後不為他物所撓奪也百仞之砥柱其立
也確故以黃河之奔放而萬古不能撓千尋之勁樹其植
也堅故以疾風之暴振而百載不能拔今此立巖亦與天
地俱始焉而旣不傾於萬古之前則又何撓於萬古之後
乎況其高大正直又非他巖之可比者耶吾人也立於天
地之間亦豈可無所立而能爲人哉德於心有本然之定

性道於身有當行之正理仁義禮智德之目也孝悌忠信道之目也心乎此德而不易身乎此道而不移然後所立者惟其當立而以之處乎貧賤貧賤不能移吾之立以之處乎富貴富貴不能淫吾之立以之遇乎威武威武不能屈吾之立辯如儀秦而不能奪勇如賁育而不能撓此聖賢以藐然之身能參乎天地以其所立者道德也堯舜禹之所立者厥中也故四凶之凶不能撓帝堯之立天下之家不能移舜禹之立湯之所立者一德也文王之所立者緝熙之敬也武王之所立者不貳之德也管蔡之流言不能動則周公之所立何如也萬世之亂臣賊子不得不懼則孔子之所立何如也楊朱墨翟之言不能容則孟子之

所立何如也至於一節一行之士亦必有所立而後能有以成就其業也所貴乎立者如是故於巖亦取其立也耳今吾儕就立巖之上而遊息焉各思所以自立者終始不相負於吾巖則幾矣然其立之之要亦不過乎臺名之戒懼夫臺上之戒懼者以其危臨數丈之塹也臺下之塹有目可覩也其深可測也誰知吾人一身之傍有幾丈無形之塹幾尋暨涯之坑乎一念之差而奔馬旻域一言之輕而波浪翻覆一足之妄而罟擭陷穽其危也如是則所以戒懼之者當如何也戒懼者敬之謂也必也靜而此敬動而此敬言而此敬行而此敬然後吾之所立者即吾仁義禮智之德孝悌忠信之道其何從而失吾之所立哉然後

吾之立也亦可以參乎天地矣惟諸友早晩若成友蘭一齋盍相與講論此理栽然後可以對立巖而無愧二十八處之勝致無非所以適我之性情者也村乃永陽之境也而距郡幾百里四方城邑皆與本郡同遠信僻地也余既告以溪山名目四友因請記其說遂並附以或人問答與吾儕相答語著某月日記

立巖精舍記

永陽四友之同志者就水北最深僻處得一巷焉巷口有澗澗畔有一巨巖屹然十餘丈者即立巖也巖之北距十步許有斷岸層傳體勢稍平可容得舞雩上浴風冠童而數株古松碧陰與清則臺之以戒懼名者也自臺而又北

猶東巖然有一小石峰奇偉矗峙隱然有崆峒風趣者名
曰起予巖也峰之南底有古址階頹石亂不識何代誰氏
等也諸友遊賞之餘遂相與顧眄則千年老龜露形寂寞
之濱昂首吸氣硯然不避風日者後峰之作玄武也君於
山而既老收威閉聲歛爪交牙能全父子之天長蹲而不
去者臺巖之虎於右也出潜離隱始蜿終蟠若伏若起撥
雲而飛跌者吐月峰之龍於東也大鵬搏扶搖九萬里既
倦而下地猶揭頭仰蒼空者九冈峰之為朱雀也又有產
芝之含輝停雲隔塵諸岑屛排墻擁於眼前而一溪之縈紆
來過者帶面襟圍見其入不見其去則上下數十里溪山
清淑之氣其皆聚於此乎諸友樂之乃基其故置一茅齋

以為捿息之處房其左右而廳其中各一間也龕于兩房之北可藏數百卷也稍拓其前後植以衆卉頗可玩也拙者幸見收於諸友亦常往來而同之矣敢為之請曰小齋既成矣第吾儕居于此當何修而宜哉何事則可乎世之置亭或臺于勝區者其所為蓋不一矣嗜酒色者為荒樂之所癖射藝者事呼吸之爭喜博奕者作梟盧之場皆不足道也吾儕則無是矣至於遺世逃俗絕棄倫彛談空覈玄索隱行怪鄉烟霞宅巖壑伴麋豕友魑魅者或為之遁藏焉亦左道也非儒者之所慕矣唯有一事焉昔世上之紛華賤末路之奔馳知讀書窮理之為吾急務識修身養性之為吾本業者於此焉藏以修之則養正作聖之功可

象於山下之泉前言往行之畜可法於山中之天階下之流晝夜不息而認有源之不竭前山之逕茅塞須臾而知力行之最要唯吾黃卷中聖賢羹墻于坐立旣不怠於師友之不嚴況彼立巖屹然于朝夕之對歷千萬古而自若驚波不能汨狂風不能撓積雨不能腐炎火不能爍則易之所謂立不易方獨立不懼魯論所謂彌高彌堅卓爾所立中庸所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鄒書所謂至大至剛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於此乎認取各自振勵共思有以爲自家樹立之地者當如何也此則諸友之當勉者已若夫少而失學老而無得已往之歲月不可得以再回旣衰之精力不可得以復强只合收拾於白首

之經自力於桑榆之境者幸其無外慕有晩趣將月之間若復有萬一之進則亦豈非居處之有賴乎此則老夫事也其或山花爛發光風滿洞松陰白風爀炎無畏楓林浮錦玉溪遙冊雪花騰六洞天遊遨者莫非與人同之佳興而前旅霧撥泉嶺月吐者朝暮之勝槩也乃傍花隨柳惟意所適嘯泉坐石無地不可投小網於綠潭銀鮮躍盤起細烟於巖罅山肴盈杯微醉高吟宇宙悠悠者其在何等時節耶讀罷講訖休神舒氣之事也而老夫與諸友共之者也然則吾儕之居止于是齋者其能無愧於俯仰哉其有敢貳於此約者有立巖在焉於是扁之曰立巖精舍焉

曆丁未冬記

鄉射堂記

顯光鄉之人也生長於 國家大平之日今則老病於兵亂孑遺之中矣流離旅遊之餘歸過是歲于舊閭一日鄉首李君成春來見而言曰吾鄉舊亦有鄉射堂矣兵火之日隨而火焉鄉人之僅存生還者尚[illegible]歸之曰座首曰別監蓋我國鄉邑中古規而不得廢者也其以事來待令於府下者無所於退息遂搆茅數間假寓苟度者二十年矣比因一二鄉老之賜議卜得新基於府城之南礎其柱瓦其蓋堂以兩楹房以兩夾并之為十間屋其廚庫及廄則力未及焉竢後日然一堂之成視以吾鄉之力則亦幸矣又重營於蕩盡之後不能無一感一慰者亟焉願說其廢

興之迹揭諸壁而知諸後子盍記之余惟古之所謂鄕者在邦國京都之外居比閭族黨之上教化之由於上者從此而宣於下風俗之成於下者階此而孚於上此聖人所以致重於鄕而制爲鄕飮鄕射之禮使之知夫事長尊賢之義貴賤隆殺之節辭讓和樂之道有以消其懈惰麤之風貪鄙淫僻之心暴戾傾危之習焉孔子所謂吾觀於鄕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此也今之所謂鄕其與古之萬二千五百家之制異矣而邑無大小皆各稱鄕則鄕之係於國家者爲大則一也飮射之禮則後世廢而不講宜乎教化之不見古盛風俗之必至日卑也吾鄕雖小其去不遠矣邑名以仁名之必以其實則其素有義俗可知矣方其

九疇之化流而三物之教行也備六德者幾人敦六行者幾人通六藝者幾人文獻無徵不可得以知矣今值 國家重恢之運區區小鄉亦得有貌孫堂曰鄉射者既復焉諸君盍相與顧其名而敬重之思有以處此堂之道耶古禮固不可易行而古人尚德之意因是名之存而可以想之矣 國家之設鄉所而置鄉任者蓋有以重其所係也分九重憂牧一境民者邑主也而邑主瓜期有限遞易無常常為新縣之人不免有失序之措雖最留意於民事莫賜驗詳於經遠故必令各鄉擇其忠勤諳熟之人屬以一鄉之綱使之居其所而察其任然後邑主倚之為耳目境民恃之為樞紐然則居其堂者可不慎其任乎夫 國家

之所以治吾民者其道則勸善懲惡也其事則興利除害也任鄕者居其間承其所勸而勸之使一鄕皆歸於善承其所懲而懲之使一鄕皆免於惡利之在民而當興者必告以興之害之在民而當除者必告以除之者兹非其責耶所勸之善卽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也所懲之惡卽所謂八刑之所糾也所謂利之當興者卽欲飽而飽之欲煖而煖之欲安而安之欲壽而壽之者是也輕徭薄賦其本也所謂害之當去者卽有以不能飽不能煖不能安不能壽者是也煩徭重賦亦其本也凡此四者皆係於在上之敎化政令也邑主尙有所不得自擅者況鄕任者能如之何哉只望夫惟其力之所及而自盡焉則庶幾猶有一分之

助耳堂已成焉一境之人其必拭目而俱瞻曰吾鄕復有鄕射堂其自是居于堂者必能思古人之道體 國家之意恒存敬懼勉盡規畫則鄕風之美鄕俗之善當自堂而基之矣諸君其毋負一境人之望乎老夫之祝不出于此矣

慕遠堂記

堂吾堂也堂之基即玉山府之南山下也玉山乃吾張氏卄餘世世居之鄕也南山之下則自吾五代祖始居之我以微末苗裔生長于此三十有九歲而値壬辰焉寇亂之慘有東國以來蓋未有如當日之酷變亘一境爲往來之賊路屠金城爲列營之賊窟者殆一年有半閭閻灰燼轉

爲蓬荻人於鋒鏑溝壑之餘千百中一二僅存者流離四
散在賊退後近十年然後孑遺稍集吾姓中五六人亦在
其中芟剃掃燼緝草搆幕猶各自以吾土爲可安矣我則
在拙爲甚無計自返率靡依泊慌悅旋離者累矣族人憐
之謀於鄉友之生還者收材出力就吾舊基而營之爲房
與廳各二間地主柳使君以公廨餘瓦賜焉此吾所以
得有此堂也堂乎處矣否然與思則玉山爲地也其亦聲
於闢丑之會乎自檀箕以後四二三三合一來其在滄荒
朴略之中而自生自死者幾世其有州府郡縣之號而或
沿或革者幾番其間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善惡者幾變也
其或蕩敗於寇賊干戈之際者亦有如此時者乎吾先世

之居是土也在今所及知者廿餘世而廿餘世以上則其亦素籍于此土而玄遠莫之傳耶或初居他地來貫此土之籍而不傳者耶渺邈無徵昭晳莫之聞焉凡幾歷年所幾經否泰而至于茲也歟德業隆徽積善深淺罔莫得以究知也而姑以耳目所及者料之吾姓之闢於一國者不為不著分派之散於四方者不為不蕃則豈非源深而流遠根厚而枝茂者也嗚呼本土與四方者莫非元初一身之分也氣脉所同情亦通焉其何間於遠近彼此哉而四方者勢其阻矣情焉莫如之何矣幸而遺存於本土者其殖吾堂孰不與吾而同其思乎然其所以思之者豈由於外哉莫不有此身有此身者莫不知愛其身知其身之可愛

而來此身之所從來則其恩也不得不永矣生我者父母生我父母者祖父母生我祖父母者曾祖父母推而上之十代百代千代萬代以達于厥初生民之祖而極矣然則厥初生民之祖即吾此身之所始由生也其以下百千萬代之積即只是遞其身體而已惟其氣脉則代百千萬而傳一氣脉矣勢有所莫及情有所難盡故祀典有限孝道莫遠而其無窮之理不限之誠則豈積代而或闕哉然而以天子公侯卿大夫之貴廟止於九也七也五也三也之等分而不得過焉况下此而爲士庶人者乎雖欲過之先王有制已力不及矣在我者惟其能盡乎在我可得以盡者矣可得以盡者不須祿萬鍾也雖列鼎也華廉品也但

能致誠於吾分可爲之禮吾力可及之事而已至於分不
可爲力不可及之地亦自有致孝之道焉亦不過曰愛吾
一身而已吾一身雖吾之所自有實乃百千萬代之祖先
所流傳以遺之者則其敢曰吾身即吾所有而輕之忽之
哉輕吾身即輕吾祖先也忽吾身即忽吾祖先也況不但
輕而忽之至或辱其身敗其身者無非辱其祖先敗其祖
先也然則盡愛之理致孝之道於其祖先者豈外於能愛
其身而敬重之者乎祖先相遞之身雖已歷於百千萬代
之既往而祖先相傳之氣脈即吾一身而方在焉此身即
祖先之身也敬重此身者所以敬重祖先也故不可過者
分所一定之禮不可能者力所莫及之事也而敬重此身

之道無人不能無代可窮焉爲人子孫而追孝於祖先者孰大於是乎夫旣知愛其身而能敬重焉則其於同氣所受之氣而同傳先祖之姓者勢雖至於疏遠事或涉於咎怨豈可以疏遠而忘之咎怨而譏之哉我輩世之人或不至甚遠但在稍疏而便外之或不復深恕但在微嫌而遂隙之嗚呼若自祖先之爲父母者而兩視之則曾不過一呵一嘻而止者而爲子孫者不體祖先同慈之恩不念百枝一根之義怒焉藏之怨焉宿之此豈待同氣之道乎此吾族人之所當戒也嗚呼山古山也川古川也巷井皆古巷井也古今推遷人物變易死不復生亡不復存而古人不可復作則以祖先所遺之身居祖先所居之鄉其所以

思而慕之者如何也相彼田野即祖先所新獲之田野道路即祖先所履行之道路江山即祖先所遊賞之江山也蒙被祖先積德之餘澤子孫亦得以耕穫此田野履行此道路遊賞此江山人果以為自耕自穫自履自行自遊自賞焉者乎蓋無非祖先之賜也則其所以盡追孝之誠者容有不謹哉一思慮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心也一云為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德也一動作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道也戰戰焉兢兢焉常若臨深淵履薄氷焉則同吾姓者庶乎可以能不墜祖先之遺訓而吾祖先亦可謂為有子孫矣於是乎名吾堂曰慕遠

自醒亭記

亭于谷之口池之岸乃吾弟斯皋所開也斯皋亂後初還偶得地于此谷因其便而爲居處之別所即此亭也池亦主人之自堤而堤因於巖故礎其巖而亭之亭之所以不得不臨於池也一日余訪吾弟于亭上酒數行請余以亭名余乃乘醉顧眄而得之即所謂亭之名也斯名也何所乎得之以其谷之口也引長風之易焉池之岸也致爽氣之多焉然則傾累壺於亭上頹一身於亭上客散庭空池静魚閑對聳之危峰吐揚輝之氷輪石間之鳴泉響戛玉於枕上則此身於此時也雖欲不醒得乎醒而省之則寒吾心者非一矣側弁之俄我何形也嗁呶之聒我何聲也雷霆在耳孰使之不聞坑塹在眼孰使之不見也如其又

之則此身幾不爲此身矣醉是何心醒是何心而以旣醒
之心追方醉之心則誠若二人乎哉設吾醉之若不速醒
則吾當昏過了此長夜而其能速吾之醒者以吾有吾亭
也然後知亭之有賴於主人者固多矣而主人之有斯亭
者實亦夢覺之大機會也吾所以以是名而應之者不亦
契主人之思乎主人曰諾兄果得余意哉得余意哉又曰
我有子姪輩頗嗜酒亭上又有過之者日至焉若無是說
于壁上無乃有不會吾亭之名者乎况擧世之醉一生後
已則豈特吾儕一夜之醉乎聞吾亭之名者或庶幾有惕
然而自省者哉於是余喜亭之有主也遂書之玄黙攝提
格陽月生明後四日旅軒翁記

似醉不醉鄉記

此歲何歲耶癸耶甲耶此時何時耶花盞而蕢茂也此日何日耶既朝而欲暮也此辰何刻也主眠而賓樂也以此歲以此時以此日以此辰也而有此主有此賓主與賓皆是醉鄉人也不問其年不問其時不問其日而自有陶然之樂而不自止者焉其樂何樂歟問之主則不知問之賓則不答熙熙乎皞皞乎主亦不知客亦不知既兩不知復有何語其終不知也已欲語則有事焉上有天當事之下有地當履之其間處焉非吾也歟吾其吾而已吾之所爲者何事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而已此乃戴天履地者之事也如有暇焉則江湖焉舟之山嶽焉車

之舟之車之其或倦焉爵而醉之詠而詩之與其主與賓之事也酒罷興罷無所為焉則就枕而眠者其人也假夢而耆焉與其文也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跋

五先生禮說跋

人有五常之性禮次於仁在天爲亨之道者也臯陶陳謨以庸禮繼惇典典曰天叙禮曰天秩謂其理本乎天也而惇天叙之典著要在於庸天秩之禮也其儀章度數至周而明且備焉孔子設教終以約禮爲仁則曰復禮進德則曰立禮然則吾人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其軌範都在於禮矣人不可一日離其禮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其禮所謂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豈非確論哉故教莫先於禮教學莫切於禮學自昔聖人之重禮也其以

是哉嗚呼禮籍之亡久矣穿鑿之論作矣人莫的可立之
位世莫與可範之化其在處常尚多違則況於隨變之應
能得其中乎人紀之不立禮俗之不見固其宜矣一不有
宋五先生迭出而講明之相繼而發揮之殆無所遺漏焉
則後之人何得以究聖人制禮之本義而臨時應事變者
豈有以知權度折衷之定論哉寒岡先生竊出吾東留心
禮學積有年紀始遂裒聚類從而為一帙目之曰五先生
禮說蓋自是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互備相翼異論會通而
昧者明疑者定爭者熄矣其有功於斯文豈可以尋常道
哉第念智者之過於知賢者之過於行則或以此禮為繁
縟而是忽焉愚不肖之不及者則常以此禮為高古而莫

之尚焉爲吾徒者能不爲二病之所祟則當知五先生指掌之賜吾寒岡會集之功焉而是書必見重於百世也但不能無小恨者先生末疾既痼有未得重加手校益致其精盡焉爾然而覽者推類以通之又取其本書而參究之則皆可以得之矣先生門人李斯文潤雨倅寧湖州乃請于方伯徧告于同志諸守用辦刊布之路仍致書于顯光俾錄其顚末故義不敢辭藁以寘焉 崇禎二年己巳仲夏生明後學玉山張顯光謹跋

景賢錄跋

先賢之於道德夫旣自盡自得焉則其所言之嘉言所行之懿行雖不能傳於後其於自盡之道自得之德有何損

焉哉然而後人之於先賢聞其名而尊慕之者莫非秉彝
好德之良心也而其或不獲聞其嘉言懿行之一二則又
何以審知其當時自盡自得之實而能有以致尊慕之誠
哉此自古君子人之於先賢先正之言行必欲詳錄而備
記之用貴後學之心目者此也嗚呼一蠹鄭先生卽我東
方之先賢也旣並列於四賢祀諸文廟之廡則國論已定
矣第以先生遭不幸於其終也家籍并爲之莫傳矣則豈
但先生之不幸哉亦後學之皆不幸也近有寒岡先生甚
惜其言行之無傳遂收拾於亡失之餘成此一冊亦可以
起後人之追想矣咸郡乃先生鄉也曾爲先生創書院而
祀之矣郡儒旣刋是冊索跋於余余以爲先生德業不惟

師表一方有以師表四方下惟師表一世有以師表百世而丹中所載亦足以推測先生之體用之學盡相與篤信而宗尚之哉

冶隱先生文集跋

昔韓文公退之頌伯夷曰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夫明莫明於日月高莫高於泰山容莫容於天地也而人之淸聖有伯夷焉則日月之明泰山之高天地之容皆歸爲不足是伯夷之義明於日月伯夷之節高於泰山伯夷之道爲天地所不能容得者爾若非特立獨行能當是言耶非山斗筆力能形容至此耶故後人觀其文者自不暇於贊嘆而有以爲過論矣

然則論吾東節義者乃以冶隱先生爲東方之伯夷惟知伯夷者可以知先生矣于今日月之明如古也泰山之高如古也天地之容如古也愚夫愚婦皆得以仰之仰之者有以想夫其所不足爲明不足爲高不足爲容之氣象則伯夷之所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之旨仍可得而認之矣蓋先生之義即伯夷之義也先生之節即伯夷之節也謂之東方之伯夷不爲可乎闕中夏之慕節義者刻砥柱中流四大字於夷齊廟之下抗流之石而又吾東之慕節義者摹其四字立碣刻揭于先生之墓下洛江之岸則誠以立天下之大閑存萬世之綱常者中夏而伯夷我東而先生也誠以秉彝之天亦與天地日月泰山同其不墜而無

古今彝夷夏好德之心不能爲之熄滅者也嗚呼世既曠矣其儀範光輝雖莫得以遡接幸其遺文餘語有或傳於世者則其所以誦詠而感發焉者又可已耶先生之創述多寡今不可知而久遠散失之餘得傳者無幾凡詩文若干篇與行狀及前後諸人贊詠合爲一冊者曾已印行而比於兵火之日並失焉今者先生六代孫興先宗先尋求得其一件於僅存者謀復刊布冀永其傳又以　列聖賜祭之文及金烏吳山兩書院創設事蹟俱載於中下兩篇錄訖遂發略敘其重刊之意置諸卷末噫先生之高義大節有諸人之詞衮在卷中是以傳焉就誦昌黎頌伯夷之言而申之亦有重感歎者吾儕所宜致思焉竊讀狀行之

文先生忠義實本於孝友之道古今誰有無孝友於家而能忠義於國者乎伯奕亦嘗守父命於孫竹者也吾嘗竊歎遇先生之所遇於一家其果能一如先生之自盡者乎讀其書誦其詩慕其節義而若不能各反吾身而感奮焉雖讀誦何益哉又豈刋行是冊者之望哉 萬曆乙卯五月丙午玉山張顯光誌

太極論辨書跋

夫明道衛道皆自任斯道者之責也余以為明道之功固大矣而衛道之功亦與之並焉不有以明之道斯晦矣必須明之然後其為教也如日星之在天然人得見而由之則明道之功為大也如何然而其間或執左見以撓之使

的然之旨不易之言有所不章而惹起後學之惑則斯道
其亦為之晦矣於是乎有能辨而明之闢而廓之使左論
不得行者其衛道之功不亦大乎若濂溪周子無極二字
其所以發明太極之妙者其旨果的矣其功果極矣其明
道之功實繼乎四聖者也而敢憑管見訛病無極者前則
有陸氏於中國自坐錯認妄說太極者後則有曹氏於我
東不有朱夫子析之於陸不有晦齋公辨之於曹則無極
太極之理似復晦於兩說而孔子周子之旨或因之而不
明矣然則其為衛道之功為如何哉今者并前後辨論之
書合之為一冊使斯文之士參考上下之篇知晦齋之學
得於晦庵故其所以衛斯道者亦與之符焉其事豈不韙

跋

李先生論辨之書先生之孫浚嘗自精寫一冊奉持往
進于退溪先生之門以呈質焉則先生遂手閱奉讀之
際不覺斂衽而致敬曰不料先生之學其造詣至此也
反覆贊歎不已蓋退溪先生之於晦齋之學所以得其
實者蓋於此乎益深也歟浚後又將曲折奉陳于寒岡
鄭先生則先生語浚曰朱夫子亦以此無極太極之說
有與陸象山論辨者凡若干篇若以兩先生前後論辨
分為上下合作一帙而刊傳不為大關於斯道乎浚承
命請遂之因請朱書并謄之更擬臨刊又請序跋于寒
岡先生而先生遽下世焉今乃屬余而懇之者既屢且

堅余固知不可措淺詞於前後諸先生扶道明教之書
末而亦有所自難於固辭者敢贅荒語尙仍又錄其首
末焉

書東岡先生行狀後

右寒岡鄭先生狀東岡先生金公之行而未卒業者也夫
旣有公之德業則固不可無其行狀也而知公未有如鄭
先生故公之嗣子孝可就以請焉則鄭先生便爲之諾曰
嗚呼狀公之行我其辭乎於是遂述其世係鄉里始終歲
月成才發身立朝言論仕止進退之大槩矣而業未及脫
鄭先生晩疾已作竟未免爲未成之書焉豈不爲永恨乎
哉及今孝可以顯先亦嘗獲知于公亦知鄭先生之於公

其契合之深相與之重有不尋常者焉故責令追補其狀末以足其未畢之說也嗟呼以寒岡先生之筆狀東岡先生之行而傳示永世者是何等事也而顯光敢容筆於其文之續乎且諦觀其所述之文則公之實跡首末已備矣惟其所未盡者特是申著其懿德更發其餘蘊耳然則後之知德者考觀是文亦足以知公之行業矣於此固不必補之以他手綴之以膚淺之荒詞也第竊以為此文乃鄭先生所未脫藁者則亦不可無其說以致其恨焉抑且鄭先生曾有文以祭公者見其文亦可以知鄭先生所以悅服稱道之盛矣雖於此狀有所未盡其說而唯其贊揚發揮之旨則即其所祭之文而可認之矣其文有曰天資超

遒氣宇溫粹水月襟懷氷霜風致和而能剛塞天全畀是
則言其禀受之秀也有曰夙承家學知所用志旋登有道
提掖是被景慕退陶常切欽跂伊閩正脉不出敬義熟看
朱書不離造次是則言其學文淵源也有曰既登科篇退
而自閑泉石丘林惟意所恣世路紛華浮雲弊屣則言其
素志之定也有曰恬靖清蹤不爲物債自少至老孝見憤
恚書殿之外一無所嗜則言其素養之貞也其曰臨事慷
慨無所顧忌懇懇謨猷堂堂論議誠忠鯁亮追配陸贄者
言其事君之義也其曰危嚴忠佞亦謹義利善類所慰邪
黨所惴者言其立朝之正也其曰憂國雖切宦情如寄每
官輒辭難進如避則恬退之勇也其曰翛然一屋疏灑外

畧其於世事諸若無意則素履之安也其曰平生直道乃
反爲餌千里關塞三歲湘纍憂時戀主幾灑淸淚遠道日
馭親奉六變義不辭難間關顚躓則謂其夷險一節也其
曰上劄昭寃追斥姦僞理直心公平若衡鑑垂撲淸霜開
者膽悖士氣以壯史冊增賁則謂其好惡之正也其曰窩
懷園圃花藥雜蒔豈爲消憂爲此局藏者韜晦之迹也其
曰節續綱目闡幽揭微特裨世教辭嚴義備者眞儒之業
也其曰公之晩歲人益慼誰咸相嘲訶或肆譏甚公何心
哉任彼儇媚則謂其確守靡撓也其曰惟有淸議向公不
置望公再起卒究所施悵張公論斯民是庇則謂其物論
見重也其曰天道如何一疾爲祟惟此一老曾不慭遺士

慟靡依歸增殄瘁則痛其位壽之不滿也擧此文而領會之公之德行事業庶幾乎盡之矣設令畢其述於所狀其大畧豈有出於此文之所道哉然則恨狀文之未備者盡究此文之全篇而並觀之哉顯光之於公累亦曾有所觀感者矣在今追想其粹容温貌淸範坦懷則誠豈非間世挺拔之人英也哉豈非超塵出俗之氣槩也哉豈非沉潛涵養得力深多之儀觀也哉和易之中自有果確之守恬靖之中亦有規範之定精彩秀發表裏洞徹者莫非天眞之呈露德性之自然也不惟同心同德者愛之重之至雖武夫俗類望之即之未敢不以爲君子人也蓋公眞嘗羨其學明其心公其道正故實於中而形於外者自如是也

今其奏議所創之見存者纔十之三四而取而讀之亦可
以想得其機軸之正且大矣其於謙己之德若虛若無一
向退屈矣而至其望於君而引之者則必以堯舜之道焉
其於居家之計任拙隨分無求經營矣而至其事於國而
任之者則必以唐虞之業焉不屑屑於小節而凜凜乎六
義之立故義之所在雖雷霆在上賁育肆力而其守也莫
之奪矣不規規於細行而斷斷乎大猷之正故猷有可決
雖刀鋸在前儀秦騁辯而其執也莫之撓矣所陳著善所
責者難知無不言懷無不達者愛君之忠也有闕必補有
遺必拾即微先防見漸思杜者憂國之誠也論學則必眷
眷於聖賢之心法未嘗區區於俗儒之章句論事則本宗

纖悉綱條兼備不爲無益不切之談論人則善善惡惡乃
其綱領也而不以所長之多掩其所短不以所短之多廢
其所長每於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言未嘗不反覆
焉權衡既平而物自輕重水鑑無情而人自姸醜析義理
於毫釐之間不以衆是衆非而雷同焉究亂於幾微之
際不以未形未發而弛戒焉其論議詞說之出於胸中者
平正而懇切明暢而宏深信乎有德者之言也然其愛君
之忠雖至而義有未安則奉身而退幾乎不俟終日者矣
憂國之誠雖深而時有不可則歸園之樂宛亦若將終身
者焉觀其退散之日從容書籍恣意林泉者蕭然作一野
人耳未見其有青紫趨也此固人品之高志尚之雅非僞

貌飾情者之所可同日語也唯其眞事業之辭又全在於
續綱目之作則于朱子所以繼素王之業立萬世之經者
公有以得其權衡矣又就朱子綱目之全書逐節取其要
以便於觀閱而書未及成遽遭易簀竟又並其游囊而不
保於意外之災惜哉幸其奏議疏劄若干卷及續綱目一
帙猶存焉若不復墜失而或得以刊行則公之志可以著
於後世而其有裨於世道亦豈小哉夫其所傳之學得於
家庭者既爲之本領則其孝悌之道在其中矣其餘皆可
以認取也哉凡此實顯允所曾觀感而加之以聞驗者也
公於夫人無子女取公第三兄監察字容之第二子養而
後之卽孝可曾爲江陰縣監夫人後公八年而終葬以祔

穴縣監有一男三女男頊頊進士壻夏山成楚璧西河盧亨弼先山廬思永頊生男女皆幼公傍室有一女顯光不敢副江陰續狀之請則遂誦鄭先生祭公之文以明鄭先生之意而因附以賤所見聞之畧於其末也 崇禎二年正月日玉山張顯光識

寄高峯文集跋

文集之出於世者通古今允幾家而其傳行也不能無廣狹久近焉豈非人之所好有淺深所尚有輕重哉好尚之淺深輕重不惟其文氣有高下乃其旨義有精粗也夫文詞之工業章句者猶可依據而做出矣若義理之精微非見識之透造詣之深莫之能焉書蔡公英之歌含其可誣

手在高峯之文其廣矣哉嘗見人之見高峯者獲
聞其風度英秀識論俊拔自根生世差晩未及躬拜而面
承也及今一善府伯趙斯文纘韓卽公之孫甥也道公實
跡最詳仍取公之於退溪李先生往復書帖遺示焉觀其
長書感札問難討究之際各盡其所見必皆要其歸於準
的也固與文人詞士弄墨縱翰馳騁衒耀之爲者遠矣蓋
退溪常以斂藏謙退淸修苦節之道自守焉高峯每以超
揚發越直截峻特之義自勵焉氣像似不合矣而惟其篤
信不貳愛好無射之意愈往愈密致懇致重或抑或揚有
勸有戒至於片簡短牘所相勗者無非所以扶策砭藥之
加也故不但公實取裁於退翁退翁亦多見益於公焉其

所以磨礱成就者深矣公之晚年行藏有不隨俗而發於
文詞者多典重平雅之致焉然則雖高才美質必待就有
道而正焉然後有成也今者趙府伯并其詩文刊而行之
宜其好尚者深且重而傳行者廣且遠矣為關於世教也
如何哉刊畢以顯光曾見其簡帖既有所感發焉令致一
言於卷端敢以私自歎服者道焉

書裴洛川紳行錄後

顯光自幼時已聞公之名而斗仰之矣晚逢人傳誦獲聞
公一二文字則果奇矣後復從朴大菴德凝實知其志操
之貞行義之高則公不特文詞之出於人也若非鍾得山
川秀氣而生焉能如是耶先輩諸賢莫不親重至今後生

之尊慕固有以也恨余不及致拜得聽其餘論也今者公之孫繼緖奉持二冊子來示之即公之行錄及遺藁若干篇也渠遂請曰其行錄而狀之要爲傳後計固曰是錄即吾鄕人在亂後者收拾其平昔所聞而爲之者也曾於大菴在世時委進奉質則大菴謂錄中所載以我所覩聞多所闕漏云云大菴乃嘗受業于公矣其所聞知必與凡人自別然則公之格言懿行其不在是錄者必不小矣今若據是錄爲之狀則後之人必以公之言行止於是矣然則何必爲失實不備之狀以負公之實德而誤後人之心眼哉敢書此意以謝裵君也

書全溪東慶昌行錄後

溪在達城府之東己峇之下公居其東畔以號焉顯光自
幼往來于達城聞公有文學有風度者宿矣第未得一接
儀觀聽其緒論至今為一恨矣比者孫兄處訥於公有師
受之恩從世不敢忘焉追錄其言行大畧及公所著家憲
家令若干條與一時諸人祭挽之文而為一冊遣示於顯
光謹奉閱焉則公之持志行己固不以俗儒自處者也乃
其晩年額揭其堂曰晩悟則其所悟者何義歟蓋必有新
得而自慰思其昔失而追悔之故悟焉言晩其在既悟之
後有以立定脚跟成就其真事業者終幾何哉今觀其彼
憲彼令無非刑家範俗之良規也惟其見推於鄉黨原重
於朝著者固有以矣孫兄既常出入其門熟見實行親承

訓誨則豈是阿其所好而自欺欺人者哉諸公之皆其已而慕其善者如出一筆豈皆溢美而浮章之哉以余想之其操執之守貞篤之行有所不可及者多矣凡後人之論前人者不或過於誹許則必偏於壓倒此莫非論人之病也今之人生長於喪亂之後不惟未及見其人又未及聞鄉父老之的論者不顧吾聞見之未及而其於先輩妄有以輕侮之則豈篤厚尙善之義哉孫兄屬余以狀其行焉而此錄可以信於今而傳於後矣何必復為之狀哉只以區區慕想之意書諸錄末而還之

題蒼山鄉約冊後

嗚呼大小學之道不講而士失正學鄉三物之敎不行而

鄉無善俗民何得復見夫三代之盛哉夫以敎化之本學校之舉乃在上者之責也在上者不責其責則世無如之何矣至於鄉約之作豈非後世不得已之規哉盖秉彝之性倫紀之序天所始賦人所共行不可一日違此而爲人恃此而在世或有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於其間旣自私淑其身又必有成不獨成立必俱立之志此所以鄉爲有約者也目之曰約約者鄉人之事也然而其道率性明倫正己正物之要也雖不出於在上之政而大小學鄉三物之道亦不出此矣其約始出於宋時藍田呂氏而我東

本朝有靜庵趙公方請舉試而未及終其後退溪李先生亦嘗增減其條以爲通行之永規然而咸莫能遵難諸

於京路之耳目大義玄酒不合於後世之筵席竟不果推
行於一世豈非有識之深慨哉今者金侯世濂方宰邑山
乃能致意於此事遂求前後科條而傳寫作冊先立學規
於約首又就其約條而演繹之方試設於本縣誠所希見
也曾遇其治下人聞之則未積時月而頗有新驗云彝
之天固可誣乎余願一見其約文則遂荷遺示得閱其首
末焉邑人果能終始如約則一縣豈不為比屋可封之義
乎嘗念此等事俗中人鮮有不以為迂遠而恠侮之有志
者不可以俗人笑侮而自沮焉昔者朱晦庵既述小學書
卷首有曰或者以古今異宜為說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
者固未始不可行也此約中節目未有出於性分職分之

外者則此在在上者之先盡其誠焉唯賢後其以賭膺此
說諸諸約中人耶

西厓先生文集跋

存諸心而實諸身者乃人德行事業譬則本也源也聲於口而傳於世者即其言語文字譬則末也流也然則德行事業固各有規模大小言語文字亦不無品格高下而惟其大槩則必也有本而有末有源而有流然後當闡於世教是豈摸倣於齒舌間馳騖於翰墨塲者比哉今此文集即西厓柳相公之著述也公自以挺秀之資禀早受旨訣於退陶之門既領得吾儒之真正路脈矣其見識也精確守也貞持心也平養身也清孝友於家而忠良於國充其

力量所及未嘗不殫竭焉此非公所有之實乎試觀其詩則雅而潔其文則暢而順其無本源而有是哉若夫逢時不幸倭寇留亂七年于邦域公措當經理不憚焦勞護應天兵奬振邦衆竟致恢復之業以至于今日其詳具載於國乘擧國之共知矣然則詩文之發豈徒言哉公之季孫衿其志業實能繼述者也方宰陝縣治績景出於人嘗留曰西厓公有子矣今乃收拾先稿於亂離散失之餘公務之暇留念刊藏工將訖說以顯光亦嘗見知於公請有所語置諸卷空茲不敢終辭猥致卷說如右

書權松巢宇遺藁後

皇明隆慶萬曆年間有松巢權氏名宇字定甫當時以才

藝鳴於世綴踰弱冠已登上庠未幾棄擧業不復掛名科
榜專心爲己之學盖公就退陶李先生門始聞性理之說
而知儒者本業故也不幸先生易簀於東脩之未久而公
尚佩服其訓所與遊者皆學古之人也所常講者皆義理
之源也惜其又未久而公遽歿焉未遂平生之志豈非數
也哉顯先早已聞風相距稍遠公之在世旣不得接見而
桐從未嘗不爲之永恨公之孫鑄適因事過余言及其先
祖考之未及相知則恭亦嘅然感發其後一日奉其遺文
委來示余因索一語顯先不惟老且病且見其意未有諸
賢說亦足以揚其學行未敢畀焉恭從來累歲其懇愈篤
玆不獲已遂以平日所聞者略述以與奉塞其孝思嗚呼公

果非尋常人也安東是文獻之鄉而名公巨卿之為先進著皆出於科擧一路而公能必登大賢之門克奮遠到之志捐捨俗業立脚眞境雖亦其身不幸不壽不卒其大業而其所以拔俗好學之勇豈不足為吾黨百世之師哉朝家以薦拜授 王子師傅云

謝還成賓如輯奎家狀

成君輯奎與顯先作亞自早歲同出入于一家其相親且切不須言矣然年為來訪余因請其先府君行狀余辭以耄荒癃痼則乃強之不已余以身在病席當俟病歇為言則見余方在呻吟之中而遂歸焉其所持者乃其先府君傳文一篇行錄一篇又行蹟二篇其傳文鄭參判公蘊所

撰也其行錄吳姓德弘所錄也其行蹟乃其兄季貞述者
也其歸仍留置四篇文字於我所焉蓋冀余病間後爲狀
考閱地也其歸後又遣累牘督之然而余疾痼已久矣無
差歇之期何得副彼之懇塞余之責哉近因披攝於僧庵
傍無應接之撓即於呻吟之暇披取其所留四篇文字始
閱之鄭傳自是實錄無可疑者也吳則未知其何如人今
觀其說亦必從事於儒業而又嘗師事於石谷則亦非尋
常人其言必非阿其所好况成君自述則至誠所錄詎得
間於其言哉然則不須待狀文然後石谷實蹟有以著也
其只緣居地之遠未嘗獲接其儀容得聞其緒論今見四
篇中所載則亦可得以想認其人品之高矣今固非倫間

凡人之所可及也凡一世中以儒行自許者未必不矯飾
其言行追隨於名韻用欺人聽聆圖得其聲譽者多矣若
公則杜門端居奉親觀書教子義方之外無箇營為則不
曰高品之人而何稱於余固荒且陋矣不敢副成亞狀行
之請聊用此語奉謝焉

書申松溪季誠閭表碑銘後

南冥曹先生氣度峻嚴於人寡許可乃以公為莫逆交挹
從李遊從論心講義者未嘗一不致重至其歿後不敢忘焉
為述表封傳後之文裵洛川紳亦高儒也乃狀其行而傳
之其言也衆皆着實非虛文也厥後金府使克一之寧府
也始聞先生之德義取曹南冥碣文及裵洛川狀文益為

之信服曰鄉人立石表章之顧遂為之撰文而刻之矣其
碑不免敗沒於兵亂故今又鐫舊文而復之嗚呼懿德貞
行豈寇賊兵火所可得以泯滅也哉盖秉彝之性古今所
同則府儒之後生者各能自反而求之修古人為己之學
者豈不同此舉而作振乎然則申先生之遺教其不替於
永世也哉府儒又欲刻竪迂拙齋新碑仍請移建院廟于
新 之圖此府儒之宿願而實皆府伯尚賢右文之異績
也豈但一府一時之美舉哉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論

孔子不得位論

論曰天之生聖人也必有意焉蓋將以行其道施其德致位育之事業使天下得以爲天下也設令有天地萬物而不有聖人者生乎其間以盡其能事則天不得爲天地不得爲地萬物不得爲萬物何獨斯人不得爲人而已哉然則天之所以生聖人者乃可知矣夫旣有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得盡其能事者以其有位也故有聖人則必有其位者豈非常道也哉然而有宇宙來天地間大勢自有古今前後之不同者焉其勢有必可以位一時之天地育一時

之萬物使一時之天下得爲天下者則天必生聖人於此時乃畀之以一時之位使盡夫一時之能事焉其勢或有必可以位萬世之天地育萬世之萬物而使萬世之天下得不失爲天下者則天又必生聖人於此時不畀之以一時之位而乃畀之以萬世之位使盡夫萬世之能事焉其所以或得一時之位或得萬世之位者卽莫非天之爲之也人徒知一時之位之爲位而不知萬世之位之爲大位也又徒知一時之位之可榮而不知萬世之位之爲至榮也故有位之位其高可測其大可限也無位之位其高也莫測其大也不限此豈非宇宙間無窮莫大之位乎惟吾夫子乃得有是位焉其可以不得位言之哉若以一時之

嘗考之則三代以前之聖人莫不有是位焉生三皇於上古之世使之位上古之天地育上古之萬物而使上古之天下得以爲上古之天下焉生五帝於上古以後三代以前之世使之位上古以後之天地育上古以後之萬物而使上古以後之天下得以爲上古以後之天下焉生三王於三代之世使之位三代之天地育三代之萬物而使三代之天下得以爲三代之天下焉豈非三代以前則宇宙之大氣數方大盛於其時而陽明之氣長盛陰濁之氣鮮發故聖人代作或一時而並生或繼世而生焉久不過五百年而生焉天地間人勢止可以位一時之天地育一時之萬物使一時之天下得爲天下則足矣此乃三代以前

天之所以生一聖人必畀之以一時之位而俾盡一時之能事焉者也至於春秋之世則宇宙之大氣數已衰歇矣陽明之氣不復得長盛而陰濁之氣反為之大旺則萬世之天地自是而將否塞矣萬世之萬物自是而將殘滅矣而萬世之天下將不復得為天下矣然則天於是時只念夫一時之天下而不念夫萬世之天下乎既念夫萬世之天下而欲令萬世之天下得不失為天下於萬世則不有天縱之大聖而莫能之乎此天之所以必生前古所未有之夫子於春秋之世界之以前古所未有之位於夫子之身而使之做前古所未有之事業於萬世則天之意不亦遠且深乎使夫子不得一時之位而得萬世之位故萬世

之下天得而爲天地得而爲地人得而爲人物得而爲物而天下至今爲天下矣使夫子而止得一時之位則一時之天地固可位焉而萬世之天地其得爲天地乎一時之萬物固可育焉而萬世之萬物其得爲萬物乎天下之不得爲天下其已久矣或曰子以夫子爲得萬世之位夫天子之位者居天下之上有四海之富享至尊之貴其服則袞冕也其居則宮殿也百僚爲其臣萬姓爲其民朝宗者萬國貢獻者梯航所謂夫子之位果能有天子位之所享者乎飯疏洙泗之間挑跡闕里之居窮餓已矣之歎人有德衰之譏則是果可謂之有位乎余應之曰無高之高夫子之高也無富之富夫子之富也無貴之貴夫子之貴也

與夫子不位之位其富也至富其貴也至貴其尊也至尊也萬世尊之孰如一時之尊萬世榮之孰如一時之榮道行萬世之教化孰擬其貴哉德被萬世之人物孰擬其富哉天地同其悠久夫子之位所以長也日月同其光明夫子之位所以顯也不王乎地而王乎萬世不位乎位而位乎無位與其所以為孔子也至褒諭之以文宣王祀之以大牢之享者亦末也已前乎萬古之上羣聖之位得夫子之位而增其光焉後乎萬古之下百王之位賴夫子之位而享其榮焉夫子之位其不亦兼羣聖百王之位者乎稱聖人之得位者孰不曰三皇也五帝也三王也而三皇皆止為一時之三皇五帝皆止為一時之五帝三王皆止為

一時之三王而三皇不能兼五帝之事業五帝不能兼三王之事業惟吾夫子則道三皇之道德五帝之德功三王之功而道行乎萬世德被乎萬世功流乎萬世則惟吾夫子乃萬世之三皇也五帝也三王也茲非萬世之位之所儆者乎而況有得之得得或有失而不得之得其得也無失有位之位其位有終而無位之位其位也無極此夫子之不得位於一時者乃所以終得位於萬世者也或曰夫子之位則然矣其位之事業何從而見焉曰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已謹論

文武一體論

論曰天下之道固無單行之理必有經緯焉又必有表裏

焉經以始之緯以終之裏以主之表以應之經緯非二道
也表裏非二原也以輕重言則固是經重而緯輕以本末
言則又是裏本而表末然經待緯而成裏待表而立則誠
不可徒經而無緯徒裏而無表勢必相須用必相濟與之
武所以一體也文者經也裏也武者緯也表也苟非深知
天下之道者安知經緯之不可相無表裏之不可相闕哉
以健順言文武則文者以健爲體以順爲用武者以順爲
體以健爲用也以剛柔言文武則文者以剛爲體以柔爲
用武者以柔爲體以剛爲用也體剛健而用柔順故爲武
之統體而道立於亟常之時體柔順而用剛健故爲文之
功用而事行於急難之日此健順剛柔之道曰文武而並

行互見者也求之於天而文屬陽武屬陰文屬春夏武屬秋冬蓋陽舒而陰慘春夏主生而秋冬主殺也然則文武之道本於天也推之於人而仁禮屬文義智屬武心肝屬文肺腎屬武耳目屬文手足屬武蓋以動靜生克之分有所殊也然則文武之理具於人也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區文武而二之哉是故眞文必有其武眞武必本於文旣無文外之武又無無武之文無武之文非眞文也離文之武非眞武也盖非一道而然乎地水之卦有師衆之象火澤之卦具弧矢之象則庖犧之武也干戈之用始於阪泉之戰兵陣之法成於力牧之將則軒轅之武也四凶之誅虞舜之武也干羽之舞夏禹之武也建中之商湯一德之

伊尹有十一征無敵之武建極之周武冊書之大老有恭行天命之武至於思戢用光之古公不殞厥聞之西伯罪人斯得之周公沐浴請討之孔子莫非眞文眞武之並行者也至於後世文與武歧為二道文自文武自武其所謂文豈眞文也其所謂武豈眞武也章句是業詞藻是事則其與窮事物之理抱經綸之道者其文異矣馳馬為能善射為才則其與心忠義之節身干城之責者其武異矣文是文而居廟堂之上武是武而寄閫外之任以之而動失事體日紊朝政則掌文敎者每為武夫之所譏以之而墜損國威但積軍怨則任武功者恒被文人之所敺嗚呼今之文武吾未見其人也文為眞文能兼於武武為眞武能

本於文者誠不可易得豈可以兼才望於人人哉居廟堂者得一伊尹則廢可以革徒文之輕習處閫外者得一仲山甫則廢可以變徒武之陋弊然後文與武可合爲一道而文爲武之根本武爲文之功用徒文者可以推心於武徒武者可以歸重於文文不自文取人之武以爲已武武不自武取人之文以爲已文合一國文武共作一體則以之禦賊何剝不破以之守城何弱不保於是武士有功文人豈已有之文人守常武士歸而重之此豈非盤石國家濟世治平之道乎大抵一國猶一身也以一身言之心腹肺腸亦吾體也股肱爪牙亦吾體也內以謀之外以順之心腹肺腸唱之於中而股肱爪牙和之於外股肱爪牙効

功於外而心腹肺腸樂成於內處內者不以處內而輕其外居外者不以居外而精其內然後元氣自壯血脉無滯而一身安矣不然而內外不相應臟體不相協則身欲爲身其可得耶若在一國則守文於內者心腹肺腸也効武於外者股肱爪牙也其不合爲一體而有能國者李故必得真文而兼武者以處於內必得真武而兼文者以居於外然後能體其一道之義而始可以言興邦之務矣余歎文與武相二斯著一體之論

銘

竿扇銘

扇乎扇乎爾與我宜世有析竹而爲骨者何必我淇澳之

猗猗況釋統魯縞以衣之豈是布常者所執國又經於兵
燹紙亦高其直我有我扇亦足禦暍村生陝澤易勞遠貿
不縫不糊交編乃就易之易償工不辭拙不采無飾自合
蓬蓽體成而方於地取像方而柄之在坤其象扇乎扇乎
我於爾所取者非一能生風得造化之機軸往來為用有
一陰一陽之妙行藏以時有屈伸消長之要質而無華合
太古朴素之意真而不巧合乾坤簡易之理静而能動體
用以備柔而能剛德義是比常為富貴人所棄能不取悅
於人目必以負賤者為歸可見趣味之寂戀扇乎扇乎我
將手爾而不釋耘於野爾與鋤俱釣於水竿與爾偕登東
皐爾與吾携後山爾與祖兄芒鞋藜杖之所適爾常與之

為徒爾質我拙爾陋我愚慈林泉長夏相與于于窮年耄余
之心有不直行有所愧爾其證我也夫

二鐵銘

我有老伴一韜二鐵爲之强輔不離座側　銘之一章

德先元亨終以利貞行首木火土而金水不利不金造化
無紀　銘之二章

既有一焉不得無二既有二焉不得無四二出於一其本
則一四出於二二焉何畢理自如是豈由人出知及乎此
知有是易　銘之三章

性從而革爾德則一質剛而柔爾道則中道爾道德爾德
即我所秉之衷　銘之四章

昔有南冥曹先生有鈴子而名之曰惺惺子有巨刀而
銘之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余少時聞之以爲箴己之
德不須假於外物自有師友之切磨足矣今余老矣無
强輔得爾爲輔甚矣吾之衰也

上樑文

吳山書院重建祠宇上樑文

天運循環未有既剝而無復吾道闡數亦豈長晦而不明
玆見舊宇之重營可驗新教之大振固惟後學之作範必
復先哲之遺模所以內都外邑之皆有學宮又復大州小
郡而各設書院蓋大道至德窮天窮地尊崇雖極乎教化
之所原或遺風餘澤在鄕在邦親切莫要乎耳目之依接

眞例則由中國而及外國是規也自前賢而至後賢惟我
治隱吉先生大節與日月爭光高義共山嶽比巍志之貞
松栢金石操之潔玉雪氷霜順乎親移之事君道實本於
孝友介乎石不俟終日知己神於幾先殷喪雖不待日亡
篗守所戴者一穹昊周與國莫遠帝命忠臣寧事二姓
君宇宙爰得有綱常天地賴以上下生類不喪其彝則名
分定而國家其斯以為百世之師亦可謂之萬姓之的生
于長于鳳溪之上鳳溪距此未一息程老於終於烏山之
中烏山瞻彼纔十里際清風可襲於回首懦習自消於望
閭況有衣冠之藏乃是密邇之域繞塋之松栢葱鬱人咸
歎後凋之益榮護封之垣墻周圍孰不曰死節者獨壽於

焉建祠而致隆寔唯尊道而立教初緣邑父老之唱議竟賴鄉大夫之樂成石額砥柱中流文王削劒聳照耀乎星漢字揭清節忠孝字鸞翔鳳翥輝映乎雲空峻範本自首陽大義上來宗旨元從洙泗善道中出置書置財置田置僕無非衛道永久之資有廟有堂有齋有樓都是尚賢藏修之所定春秋禋享之令節有遠近坌集之儒林宜祀典勿替於無窮廣吉士從此而有造痡島寇作孼於往歲㷔兵火焦土於大都獸心尚忍乎元聖之宮豺毒寧饒乎鄉賢之廟內外黌舍俱盡於灰燼大小院宇亦必為蓬蒿國步方痛於厄凶文運可憂其淪喪幸天心之悔禍妖氛自消縱尊政之弛廣文教是舉既多士之齊奮獨小府之敢

徐營宮先逹於上年院宇茲圖於今日於是共齊戒而沐
浴進眞謁于先生之壠塋遂徘徊而顧瞻退審視于舊基
之形勢奔訴于邑主方伯申議于郡友州朋龜筮協從斯
文可見其天不喪矣聽聆咸可懿德益驗夫人皆好之材
從浴陽之諸山順流而集者列郡之致力事始定中之十
月應時而擧者上司之頒條兩師為收其陰霏工無停手
之患風伯亦戢其威胥徒丁免裂膚之痛運機者用離婁之
明効技者售公輸之巧刀鋸尋引不亂於寸分長短巨細
咸適其宜規矩繩墨有嚴於絲毫方圓平直各得其所莫
非天佑而神助亦唯上勉而下勤基因舊開事半而功倍
制有前定貌古而材新豈料亂後焉斯今奄覩盛擧之唯

簷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者方完正堂齋資之麗澤者何
限光射中天之赫日何屋漏之容幽聲納震宇之轟霆亭
野魅之或隙棟樑乎宮墉基是營而隆張綱紀乎乾坤拄
益進而儼設墻壁不得乎踰越示天下之大閑階陛莫容
夫歆羨見儒家之正道明靈永有臨享小子寔獲依歸陟
降啓佑我後學者無時休遊享承襲其餘風者烏可已巍
彝四方之瞻仰不止為一邦之欽炳賁百代之表章何但
此當時之慶湖山儲氣於左右雲抃騰彩於後前觀是院
之光與知吾儒之蔚起莫酷掃地之兵火不能滅生人尚
賢之風縱慘敵日之干戈未曾泯士子向道之志人雖死
義則無死天不亡道豈有亡崇奉之典既嚴作成之方當

曷窓明几淨一所講論者彝倫夕惕日乾可切磨以德義萬
物靜觀皆自得摠是開大我心肯四時佳興與人同無非
和適其性情慾必窒忿必懲禎可象於山澤之前後善則
遷過則改益須以於風雷之往來若不立脊梁於在衷焉
能扶倫紀於遇險吾儕將何取則吉子其不欺予請賡呼
邪許之歌敢唱兒郎偉之頌抛梁東瑞日朝朝上碧穹若
使人文明與並邪氣那得犯光風抛梁西烏山並峙與天
齊吾人自有高高義萬丈危峰視却低抛梁南長江直抵
海門遙小成不是終吾業到聖方能天地參抛梁北不動
一艮正是極主亦在心要勿移至中至正惟天德抛梁上
幽黙玄天常在仰勿謂尊高不聽卑自心欺處神先亮抛

梁下此道乎常知得寡堯舜元從孝悌來吾徒誰是有爲者伏願上梁之後士氣作而羣陰退文風唱而百害除牲肥酒香籩豆之間禮儀卒度經明行潔藏修之際敬義兼功董出師事之碩儒盛見朋來之嘉士慎以文約以禮學顏子之學者乎武堂會而藏用而行志伊尹之志者入吾院不事俗士口耳之習尊尚真儒德性之脩高莫溺於虛無卑無流於功利詖淫邪遁之說不作若霧散而雲消光明正大之學方興如火燃而泉達山〻不崩學〻無廢水之流發隨以長

臨皐書院廟宇上樑文

事係斯文〻之興喪未舉則一邦所憂幾關吾道之晦明既

修而多士攸慶新廟乃建于新址古教當明於古州觀先儒居止之曾經驗後生景慕之益篤戴晉天威宗玄聖尊盛鄒魯之遺風屢綏率土畢尊大賢最深河洛之餘化思之切著不可無寓思之地矣誠之至者亦必有致誠之事焉肆建院別廟之制興遂定時特祭之儀立章異乎從祀文廟之從享禮重于可祭鄉社之例尊恭惟圃隱先生鍾日星之真精稟山海之秀氣生宇宙最後之世心三皇五帝之淳厖立天地極偏之方眼九洲八荒之經緯心融默識於天下之故躬行力踐者日用之常得周程張朱之正傳泝淵源於孔孟賤桓文管晏之卑業志經綸於伊周牧老發揮堅當理之彝陶隱有卓越人品之歎學到精深而上

達理實貫透而無疑信乎左右之逢原可謂體用之備總
設學教而開風化之本定田賦而立經費之要一起 皇
朝至誠通格乎天眷再使日本大信戢請於海波言其學
則儒宗語夫道焉王佐至乃明節義於日月雖刀鋸鼎鑊
不能奪其堅貞所以任綱常於乾坤鍵訟指金石豈得喻
其勁確不但高麗五百年一代忠弼實惟朝鮮千萬世吾
黨純師孝著于廬墓三年則萬姓之父子忠盡乎委質一
主範百代之君臣從廡享于內外學宮綜一國之共尚別
院祀於生長舊地在本邑而愈欽初就荒閒之還卑既樂
精禋之累歲頃緣兵火之一起奄值院宇之俱災遂議及
時而重營毋墜舊典皆云改基而移卜用永新祥人謀齊

同龜筵協順神道攸安士林蔚鳴況當年居廬之古區爲
人子終孝之芳躅自墓而堂自堂而墓幾佃於彼於此之
哀從春而秋從秋而春應積旣露旣霜之感杖經何丘乎
靡及聰明邪物焉不收臺曰釣翁者臨溪思是肥遯之初
志洞名道一以傳後想亦自任之純誠可認彩院之僉箕
非爲擇地而偏圖神攸降在茲即乎昔從來之遺跡士爲
享於此實想像親切之至情山明苔巖拱圍于遠近水縢
舊色映帶乎後前郊亭故閭朝暮烟中依俙慈夢黑龍之
古樹洞址荒原松楸風裏彷彿孝哭烏鳥之寃聲然則是
廟之重成盖亦先賢之一寮道德之行求究於當日在今
彌章節義之立錯在於一時到此益著趨事者感奮而致

力尚德者欣慕而盡心人知有師宗趨向不亂於他岐世
得以表準橫流可回於頹波屹峙儒家之棟樑巍張世道
之綱紀照之以白日耀宇之耿光隨而流通臨之以昊天
橫空之凜氣與之終始懶立頑廉於不勸便是其道之亨
廟享血食於無窮誰如厥德之壽茲看廟貌之隆揭敢揚
道脉之休長抛梁東朝朝赫日向天中海顏只怕妖氛起
須作祥風掃碧空抛梁南截然蒼壁倚臨潭令人可仰終
難狎對此無蓄幾箇男抛梁西首陽何處問高低綱常萬
古扶持一先後猶生節義齊抛梁北元化窮冬未始息伏
欝當年道不古千秋此教無終極抛梁上一天萬古人咸
仰仰天天外更無天此理窮天無暫曠抛梁下前有堂齋

次第廈入必由門階必級聖功須自歸先洒伏願上梁之後陽明騰而陰濁消弦歌興而魑魅遁文運大啓咸知道學之當崇儒風寔昌共識人紀之可振有春秋香火之繼無俎豆禮儀之愆不但從事於虛文須尚實德非惟馳志於宗藝必傳真心何止一郡之專休乃是我東之並慶意我先明之不已常觀正學之明興致此誠敬之無怠庶見真儒之輩出

臨臯祖文堂上樑文

後學必有所宗師旣建崇德之廟先賢乃示我軌範導開講道之堂用繼式廓之重冀庶見文教之再振蓋受授必由於師席惜切磨猶資於友朋問酬待函丈而相承禮固

定於設教講論須同席而可接訓亦盡夫會文人何過自
遠方來舍或病不能容止若不寬大其黌宇寧是周旋於
禮進必以正堂而居中乃是學制之自古觀夫郡庭則人
材府庫廟享則圃隱忠賢德義餘風耳聞目見而興起融
結儲氣鄒士魯生之英良博達精淳足任師表者何限聰
明俊秀可期遠大者無窮尤當宏大其規模又須永固其
制度是乃爰謀爰度集衆人之知思以卜以占聽神物之
靈應低于廟而不狎俯乎齋而有容長郊遠岑爭呈義而
貢趣翠林碧澗互凝斂而揚清左連討之許峰右削玉之
危壁固宜畜德養材之所端合論文講學之場遂鳩材於
四山仍募工於合境經營籌度盡是當時之秀儒役使奔

趨畢出一郡之丁壯夫若助而時順人共力而事諧房二
夾而四間是以安老師宿儒堂兩楹而五架亦可容近友
遠朋舍不患無廠蔵修士只要有所成就道之示人者詭
的先正獨非有餘理自在已而無虧後生誰豈不足之性分
職分之盡柰盡賢不肖斯以勝所然當然之明不明愚與
知此焉別子能事親而竭力孝不外茲臣誠爲君而致身
忠豈出此苟吾黨克蹈蹤武于此堂可做聖賢一不有先生
學問功程豈爲當時經綸事業壯行原於幼學險節本於
衷操日誦庸學體會根基有以見夫門路之正初見集註
講説發越亦可驗其地位之高就這裡便成大猷捨此事
寧有他歧説横竪無非當理固皆具於吾性之中酬左右

咸能適宜曾豈由於此道之外一本旣立於方寸萬用自
裕於旁通顧吾儕之何師有前修之遺則上焉得位乎廊
廟樹論道經邦之勳出或尊對於夏夷成格天靖海之績
若至死無變之義由中立不倚之常對古人黃卷而感心
况鄉賢實跡之在目廟安遺像之有儼仰德容儀表而生
欽軒對孝碑之在閭揖餘韻流敎而起慕人非下愚之暴
棄孰無良心之感興將見可詮之門遍覽相連亦有篤行
之士接武以作敢不登詞於採腹聊用揭虔於士林拋梁
東俯見碧溪流不窮道理元來無欠息斯須寧懈進修功
拋梁南百卉因興一兩覃羣彥及時須勉力提撕要待文
相函拋梁西碧岳巋然呈玉圭不但斧斤令莫近牛羊無

使或投諦抛梁壯幽暗巖崖魅逞隱此道光明白日如衆
樁一時皆藏匿抛梁上高明自是理无妄非因下學達無
階人事須要毋藐曠抛梁下路通南北東西者坦然平直
是當行勿向傍蹊由苟且伏願上樑之後異學去而正學
明俗儒變而眞儒盛授受爲己須是眞知力踐之要講劘
靡他必惟博通深造之事外名利而尊德性賤口耳而反
身心兼敬義盡明誠服內外知行之教勉進修程傳約窮
本末始終之功爲斯人顧人之名居是堂念堂之號圖隱
子佑啓我矣退陶公豈欺余哉

宗家重創文

本邑乃吾張氏籍鄉也在今追而上之得所及知者始子

三重大匡神虎衛上將軍府君也積德攸暨時有二十四代孫之新生者焉此不可謂土居之非遠矣家籍無傳未由稽攷然其有世蓄之德陰積之善之深且厚焉則今猶可以想知之也而惟其所世居而承承者卽此基也凡吾姓族之移分居別於遠邇者未詳其幾何而其初則有如百流之同源千枝之共根實莫非此土上所胎而一氣之所統也如是思之爲吾姓中人者所以感發於心性之固有當如何哉吾宗家於萬曆壬辰之寇亂見燹于兵火于今四十歲矣宗孫乃範除淨其餘燼復築其舊礎址而樑之遂欲略置文字於楹表故敢以感故祈新之語俾書之乃範卽大匡後二十一代身也旣有子有孫又有曾孫焉

嗚呼宅于茲基思永其傳其道豈在他求哉其爲善思貽
先世慶先勉必爲之其爲不善懼爲先世羞辱勉不爲之
則其庶幾哉嗚呼其果能銘毖言而不忘乎遂爲之禱曰
山維擁之地靈是儲江以繞之淸淑所鍾作人才豈非
髦譽安分食力義路仁居孝悌忠信其樂只且盛衰窮達
皆其數歟當盡者道隨時自如於以永世思在厥初

祝文

呉山書院重建奉安文

先生之道天尊而尊先生之教人存而存世或喪亂理豈
泯沒天猶古天人不滅絶其尊其存此道此教今也吾院
復儀廟貌奉安新版舊旨歸寵位節義彌光綱常不墜爲獄

崇崇洛水悠悠道宜共隆敎宜同流

文忠公圃隱先生祝文

純孝精忠王佐聖學表章扶植萬世立極桑梓舊邦仰止彌篤禮仲春薦廣垂歆格

滎陽公知參事鄭先生祝文

正色立朝直方忠純不貳顧託社稷之臣鄉邦後學景慕惟均屬此仲春秋敬薦精禋

烏川書院合享祝文

地極東維聚精儲淑應生前後碩人名族忠炳青史隔世起敬道範來學人識彛性況乘桑梓寔切欽慕頃立各廟享不便宜今始奉合神道攸安式祀無疆山夷海乾

臨皐書院移廟奉安祭文

先生道德山高水深卜地建廟圖永崇欽當初占位失之差敬庭砌累缺妥靈非宜爰謀改卜稍右而上地勢乎正方位明敞廟貌旣新體面自別頃在亂後位版未遑謁拜獻享畫像是展儀刑雖切有違祀典今茲奉安歸位始正於千百載斯文之慶

金烏書院重修奉安文

惟此善鄕居嶺南中山回水合勢應氣通儲精鍾淑代出偉公倡學鳴道爲世師隆夷清惠和道雖不同扶植儒林異世並功士尚餘敎鄕有遺風愈久彌光共議欽崇剏爲卜地負彼烏嵩廟享有年多士攸宮頃酷兵火無賴暫宮

弦誦之場茂爲蒿蓬島冠綏退大小咸恫旣新聖廟次及院工顧厥舊址區僻蘼洪䅿龜得此正會結融甞比人身即當喉嚨方位旣定體勢自雄第經亂離財力未充經營廿載今始成終擇吉奉安儒冠畢萃俎豆淨潔牲粢肥豊儼承顧歆孰不敬篤道斯益尊教垂無窮昭明永世祐保彛衷

從享寒岡川谷時告　程朱二先生文

重明大道長夜復日繼開偉業前後揆一光被瀛外仰若兩曜旣列諸賢廳享文廟地名與思別崇院學川爲谷爲窮想遺躅如親門庭如承几席從以鄕儒亦有成式奠獻同天道豈今昔近有鄭公早自私淑存心遠大律已繩墨

尋究淵源知有準的本院建設多公規畫宗尚正學表章奧義可擬升堂何殊文侍享宜躋從人無異議茲卜吉辰告以卽事

告寒暄先生文

惟我寒岡實公外裔追承家訓奉行靡替學成道立動遵程朱究厥淵源旣深且討推明古道爲世眞儒議配院廟已告正位接義同光盛儀誰比贊佑斯文宜永無墜

告寒岡先生文

斯文寔靠公出吾鄉生有異稟妙齡知方絶意世累脫身時趨學須正學儒必眞儒身東心夏生晩慕古動思繩墨事求規矩排人笑侮堅自竪立不挫不撓日乾時習實踐

的訓退陶正脉親切服膺就正心得謂宋諸賢實續墜緒
敢讀遺書誦詠嚌咀求端用力指掌提撕盖於二子不啻
親炙周經直方魯論博約一心從事終始無射道本孝悌
德主忠信講明禮學必遵必慎聿考經傳究厥本末以身
以家餘範旁逹冠昏喪祭人見古儀遠邇承風爭相質疑
有陳于君堯舜之道或施於民化洽幼老歸處閑中留意
著述發揮心經詳備學術會通禮說五論歸一允所修明
皆繼絶筆惟此事業實祖伊洛尚德報功禮合崇尊升從
兩賢連我寒暄源派緒業互彰交輝後學承事永有依歸

奉安寒岡研經時告　退溪先生文

吾道之東先生大成踐履發揮正學以明孰得其傳主吾

黨盟乃有寒岡拔出羣英幼齡登門聽受已精心悅誠服
雨化風行歸來體驗旣實且平篤信充擴指掌羣盲撥
模範實出先生曾過吾院展謁伸誠退勗諸幼申指行程
于今景慕躋配惟貞齊告始事斯文永亨

告寒岡先生文

名賢秀質固禀先嶽至其授受必從先覺得意吟美無邊
風月皐比勇撤學造理窟惟我先生知世真師早自依歸
跋涉忘飢面承至論條禀允疑階級之正節目之詳隨時
之權折衷之常神會心融是領是綱大本有立道自是生
權衡旣定不迷重輕服膺佩持始終克協故所做出純儒
事業縱不大試功在彛敎顧惟吾院初建廟貌崇祀退陶

立我師範實賴先生克賜規範今也奉配允合事理備宜
之功傳承之旨其揆卽一繼明增光一廟致享垂敎無疆

寒岡先生奉安檜淵文

惟我先生學承先賢道合隆尚士論同然奉繼寒暄躋享
川谷淵源有自準範來學緜復共議吾黨親炙餘敎在耳
曷時有忘遺澤在身思切羹墻特地伸議別廟香火情所
罔已義無不可相此檜淵曾是高築地邇岡原望雲齋額
春雨秋霜芳省攸跡繞嶂臨流百梅脩竹於以畜德於以
講義盤桓得意遵養樂志何丘何石有非留馥顧瞻舊園
猶存手植立祠致虔事理允洽不龜不筮咸曰其地公私
集力堂宇旣備頃値邦擾享禮不暇玆焉寇退兵馬旣卸

逢辰涓吉正位妥靈溪山依古敞新階庭豈但今日如侍
門屛後學百世知有執式敢用蘋芬德容宛接敬伸陳告
庶幾降格

東岡先生奉安文

人謂吾州鄒魯之鄕先生德業國秉貽彰氣鍾淸醇質稟
精剛聰明英達雅粹慈良學出家庭早迪義方仰風山海
淬礪奮揚閑說退陶服膺彝常歸對卷中味覺深長爰有
麗澤世稱兩岡志同道合吐盡肺腸心利斷金言奪蘭香
講劘精微照映輝光究厥成就古道是當啓沃言論陳奏
篇章忠由赤心義扶頹綱夷險一德處困彌堅綱目有續
筆下風霜宜永垂範何但流芳州儒尙賢建院伽陽旣崇

文穆遂虛其傍茲因丁享並位連亦在今同廟依昔合堂
教存百世師道無疆

冶隱先生墓祭文

瞻仰丘封宛承璧立展拜惟時清風來習

一善諸賢墓祝文

餘教在邦迪我後學遺丘所宅禮宜時伸

月巖書院恒用告文

道無經權權以全經處變盡職曷懋時馨

本府新校開基告文

新卜校址于茲吉區今當始事告儀恭修天數地運於焉
大亨弘休積祐赫昌文明

祭文

祭寒岡鄭先生文

嗚呼哀哉生乎季世而有如先生安可常得其儔匹揆諸
夏賢等之古人亦不多讓其履道之貞吉夫道之在宇宙
間其理則一地焉有內外時焉有古今理自是無內外無
古今如一局如一日故不待文王而興者何嘗地與時之
有必雖其造詣成就之業或不能皆至且備盖亦同爲豪
傑中之甲乙唯先生早自有見於此理謂聖賢可追而導
適知眞儒事業在博學與篤行所從事而孜孜者義理之
窮踐履之實士趨失正多由於應科遂捐舉業而志益專
壹固惟氣質之秀異豈亦無自其學術東賢正學至寒暄

而篤實先生爲其外裔即餘訓之有隱承正論於頭流所以樹立者如柱得礩開的肯於陶山所以契悟者如入蘭室歸而更求諸六經四子相傳之心法已定之繩墨無非可以自會自律孝悌果爲爲仁之本推之爲百行者誠若根深之木自有枝葉之茂密充養既積磨礲既深坦夷樂易之辭氣藹溫乎其盈溢人猶畏溫中之厲不猛之威雖被親愛而不敢狎暱千載絶學至程朱而復明篤信其說擬神明之可質尤留意於禮學三千三百本宗之俱慤我東儒先雖未嘗不講於禮繁不過乎據晦庵家禮而略自循率而先生傳考于經傳子集又必參商註疏而括出五禮之錯綜乎家鄕邦國者固如綱擧而目張無不燦然其

天秩逌叙士子之得知夫冠昏喪祭之不可無儀章度數
持文相講臨事相質者莫非先生之唱師倘徉林泉逍遥
觴詠每在於風花雪月之展實無非養德之地雅趣之適
而有以宣暢其堙窒召集朋徒攷校書籍不輟於疾病沉
呻之際亦所以薰陶於範圍之中使之開發其心思防閑
其流泆真西山心經一部實為此學防川之柱指南之車
而欠其補註之未盡則遂為之收取先儒之片言隻句有
以發揮乎三十七章之義者無所漏逸五先生論禮之說
得以推明羽翼乎聖人制作之本義者患其散漫於各書
則於是乎類輯篇排會聚於一帙之中而節文儀則森列
畢備是豈尋常之著述此正先生之真事業雖不得展布

於斯世何歎夫此得彼失至於歷典七邑之小績爵至二品之浮榮自是先生之餘事外至何足為輕重有無於大業之始卒若夫望君堯舜隨事盡誠之志羅羅乎有所不畏於斧鑕唯其流愛包容無接不厚之德悃悃乎常情之所不及恤顧惟愚庸早承贄託之義視實弁於子姪疾患頹靡縱不得執經於函文涵濡滋益之恩何可量以斗斛介鑑嗚呼哀哉每於拜接之時語必及於不知巖齋之靜謐而曰吾待得此病少安時節稍平方春流微漲或秋波澄漪即不煩外客携此間冠童六七發片舟於琴灘溯洛江而引繂止繫於不知巖畔坐虛堂而鳴點瑟終必曰此懷之其果得以遂之耶或示丁寧於札箋今焉已矣永為

無窮之一恨誰從造物者而致詰迫即遠之靈辰莫爵清與簋谿皆莫能明之無款情莫盡而言畢嗚呼哀哉

祭大谷成先生文

德無隱顯莫不為人化道無行藏皆可以世教人皆知德顯於世者能有其化而不知隱德於世者亦未嘗無化焉人皆知道行於時者能施其教而不知抱道而藏者亦未嘗無教焉顯而化者化存於政令之間而隱而化者化存於觀感之中行而教者教在於施為之際而藏而教者教在於激勸之地政令之聲有耳可聞而觀感之妙不可聞也施為之迹有目可見而激勸之機不可見也可聞可見者宜乎人之易知而莫聞莫見者宜乎人之鮮知也惟我

先生肥遯一生不事王侯高蹈一世不屑爵祿安僻鄉之潛寂飽大谷之風烟雪月以爲襟懷雲林以爲生涯任性情於琴詩寄身世於廣漠于以送了八十年春風秋月焉孰不曰高人也孰不曰逸士也惟以德不顯於世矣化不達於聲則俗耳者不得聞焉道不行於時矣敎不著於跡則凡目者不得見焉孰知夫無聲之化實深於觀感之妙不跡之敎自敦於激勵之機哉然則末世之下濁俗之中能使吾人貪者廉懦者立有以知夫貧賤可安爵祿可辭富貴所以謂之浮雲功名所以比之草芥而風致節義可慕可尚蠅營狗苟可恥可鄙者卽非先生之化也敎也耶如是則化孰深於此也敎孰大於此也蘭芝之蕙馥曾不與

於豆實而能爲草中之貴鳳凰麒麟亦未嘗爲圍育而能爲物中之瑞是豈非可貴可瑞者不在彼而在此也哉不然西山餓死之二子安能激千古之清風陋巷簞瓢之一生安能傲萬世之春和也然則歸教化之大功於先生者不亦可乎某於今日承朝廷命來守此土一境風化之責不可以虜殘而辭之顧在亂離毀壞之時罔知收拾之道幸惟儀範既立於先正變移作振之機實係於尊尚之地則拔草一奠于幽宅之下者豈但區區懷慕之私也實祈明靈陰祐一方俾迪萬姓於彝教耳千山凜肅溪流鳴玉精明神彩俯仰昭露寧曰隔世有顯斯臨

再祭文

竊聞生蘭之谷蘭化而餘香不歇又聞棲鳳之林鳳去而
彩毛可拾祥禽瑞草若不得以親見聞餘香見遺羽亦
幸矣哉曰惟三山乃先生之鄕若長于老于終于之地焉
皆孫陋余後生來既晩於今日吁嗟乎鳳已去兮蘭已化
空林古谷兮如耶非耶斯焉取斯兮多見其人茲非不歇之餘
香耶遺文高句兮誦在後學亦非可拾之彩羽耶一否自勝
懷叢之邈思遇邑友問必先於先生之故跡鍾谷其它兮
大谷其遊是兩歸之互出盖先生八十年生涯之跡一谷
中雲水風月之外兮一物何占一步何着于今瞻山腹之
擴帶想無心於榮達聽石間之玲瓏仰操履之明潔氣象
兮那處認習習春和之翕發精神兮何時會皓皓秋空之

桂邑求先生此而已矣究杖屨之躬接猶以爲未也歎問佳城之所卜竣就葺而來酌奠昭格於髣髴祐我人兮惠斯上神庶聽兮小子祝極天罔墜兮人各有秉彝明既躬踐兮幽不我迪

祭朴大菴文

嗚呼哀我同人不幸喪我賢友雅古之容不復左右敦實之行不復觀瞰峻厲之論不復諮叩既失知心誰與講乎我觀此世似公幾有剛方正直公所天授性此而守無違居稽孝友忠信公所躬厚德此而推行少過若孰不好善公不啻口孰不惡惡公不少爲好而尚之泰山北斗惡而遠之彼蠢與狗思齊勇邁終鮮其偶內訟痛勵義利毫割

心眼既高塞世塵垢宦祿寧靡志安畎畝暫應除拜豈心
卯酉歸來山野有分自守我知雖晩實喜同趣頃在亂離
共入青年寓沿碧澗徑穿翠莽巖畔松簫幾攄懷抱秋溪
網魚春園剪韮話雜今古一壺山酒有時慷慨世道昏黯
或相勗勉君子抱負更期老境一山兩叟看書共几耕野
作耦欒欒以忘憂等閑求久此計未諧勢又乖斜我轉流徙
不常并臼公猶深止向外因首謂此時遇未離陽九莫知
蔵蹤以終壽耇累遺片牘問我來不請慮傍齋容我荊婦
我擇早晩必比等部那知舊約公自不蹂仁可勸乎天奪
公壽茫茫我懷悲風颼颼哭不及時爵在襄後風音分義
歸如揮帚尚恃神聦孚有盈缶嗚呼哀哉公之疾惡如臭

斯嘔啬與交目恐或相狃今也魂升能忍彼醜公嘗追憶每曰郭某公有不比郭有不朽地下從遊宜其永劘酌以詞慰庶幾歆受

祭徐樂齋文

某於是歲季春之月爲過齋下而訪焉回隔歲阻戀之餘矣公欣然相迓談笑如平昔時我方向泗上又緣有些勢不得爲止宿之計公亦不敢强挽遂令爲具與飮之而以爲淹時叙晤之資我又不敢決起從容開攄以慰籍之話問指點舊遊之地江畔松林曰病矣不復爲昔時遊賞事因出其四體以示其枯瘠不能動作之狀我執其手撫其膚而慰之曰公之羸瘦公之本體也非若以肥爲瘦者之

可虞也更加將攝得力以待風和日淸寧不可復尋昔日
勝事也公仍擧中庸首章之文略與之相和而罷臨別公
作愀然色曰此後那得復見似爲永別之語我遂緩辭以
安之而起焉安知此別其果爲永別也哉嗚呼公之稟資
之偉受質之厚好善之誠志學之勤尚賢之篤愛友之切
視古人亦不多讓矣公之知有眞學非不夙也而俗學時
尚方騖於心身之外公在父兄之下有不得自由者惟其
好古慕眞之志未嘗弛於顚沛之中矣中夜而郤梳晨興
而斂衽者何所思也蓋有在矣若其一覲京師三年湖縣
爲親屈也爲祿仕也非所以業官也罷退南歸丘壑繼息
歸來故山有先壟廬松依舊鬱竹添新綠栽花蒔藥圃日

成趣山冠野服常詠其間聚書呼朋冠童成行討論講磨樂而忘倦者幾二十年矣此其公所自得於心而歸其壽者也除名雖屢身疾未復林泉之分盖其素定也某亦老且病矣旅遊無定曾不得從源源相訪相訪之日又不得連日同處然其不見而思旣見而喜公與我同其情矣嗚呼今其已矣恂恂古貌悃悃忠言不可得而復見不可得而復聞矣多少情懷豈一爵短觴之能盡哉不昧有靈庶幾歆顧嗚呼哀哉

祭朴純伯遂一文

嗚呼生而相愛者情也死而不忘者思也情隨人而淺深思隨情而短長思不期長而自不能不長者其情深也情

予期深而自不得不深者其人童也昔我若純伯情雖欲不深其可能乎今我失純伯思雖欲不長其可得乎嗚呼純伯為人復可得耶世有純伯而世之知純伯者曾鮮焉人品高而形貌卑則不識其人品之高而惟形貌是見者以為卑焉敏於行而訥於言則不知其制行之貴而惟言訥是病者以為短焉篤於好善峻於疾惡而人疑於狹也富而好禮取與有節而人疑於嗇也安貧分義絶意名利故或病其拙也不立詭異惟務平常故或病其粗也不幸而埋沒塵埃不立一名俗夫視之為常人又一不幸而遭罹厄會殞軀凶變好議者咎之為不智吁知德者固鮮而好德者尤鮮宜乎人之知純伯者既寡而好純伯者尤寡也

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識其粗而不識其精則人不知純伯
也無怪已有善者能好人之善己之正者能愛人之正則
其於純伯心好之誠愛之者能幾人乎知之鮮好之寡而
存純伯又何爲損哉噫以吾觀之純伯之所不可及者其
可悲與乎身若不勝衣而其自立之正也有不可移者焉
氣若不出口而其自守之貞也有不可奪者焉病不離身
而造詣之志猶不已焉困不可持而堅修之操自不變焉
雖在顚沛急遽之間其自持之也不失其常度雖値逆境
悖機之來其酬應之也不亂其序次人之邪正能察於心
術之微事之成敗能決於舉措之地善無微而不取才無
細而不惜寬裕之中有箇規模剛毅之用必尚和平心無

偏繫而無物不用其誠情不泥着而無事不循其理此雖
禀賦之高而其亦就於學問之積者然也家庭之承師友
之得蓋有所自來矣某無狀末路孤立得吾純伯而爲可
恃焉其相知也不以外而于內其相許也不于跡而于心
平生之情旣不得不深則今日之思其何得不長乎嗚呼
純伯之亡已再期矣再朞之中已往之歲月旣無日不思
及於純伯則此後歲月當何日而已乎思純伯之顏容思
純伯之言語思純伯之性情思純伯之德行與夫相對商
確之論相從歡洽之事稠中沉論之語而人密砭之辭貽
貽乎心目洋洋乎盈耳而有不得忘者焉曷爲而然哉非
我偏私於純伯使我而不能忘者惟純伯之德爾而今寔

氣步靜凡遊得返于故山跡蹤亦來寓於月波之上此亦曾與純伯約以同遊地也有其約而無其人我獨日彷徨於水石之間其又何以爲懷乎敢佩薄奠而來奠步神永思而致告嗚呼哀哉

祭外舅鄭公改葬文

義之既今不以顏奉承而情有所隔情之既致不以所從亡而誠有所二玆見地下之幽寧已荒辭之侑念昔賤甥之來奠鴈乃于沙月之舊宅其歲則己卯蓋去舅氏之年已十有六惟時釐遣之主禮我寒岡先生實撰告于祖禰翌歲之春因吾事而赴洛又拜西川相公於定舍舘之日既仰視兩先生之德範道儀知大家法訓實有自於兄弟

之宜繼又累承兩先生之言及得在世一二之行實心誠
感而慕尚豈但以姻分而例仰嗟賤婦歸非德門不克終
孝來七歲而遽夭只有一女而僅保育今已就嫁於密城
之朴又既産女而纔言語産男而方孩笑其母日夜之禱
廣外門焉克肖惟其有兩相公之至誠厚德床褥中姑氏
襁褓下兒孫經涉亂離尚至今其全活況乞偷而置于引
無嗣於有嗣不幸而西川相公遽捐親黨於頃歲失依之
痛固亦深於傍裔幸而我寒岡先生亭避福於神相係百
口之共仰而今移奉之此舉實亦隆愛之遠慮其始自今
體魄妥寧於永歆薦一爵而敷告敢廣幾於慈顧

祭高杜谷應陟文

繡句驚人錦章動世衆莫不歎其文之斐亹閱千簡夜誦
萬語士莫不服其學之亹然而文之斐巧作者可述學之
亹老師則亦能若余之敬慕而不已者異乎人之所稱朴
素乃性真俗不可以移易夷曠其胷中物無得以滞碍不
喜世習之浮華甚病末路之險隘獨將聖賢之經傳咀嚼
出無窮之味固非妖邪之所惑豈爲威武之能畏不以笑
侮而自沮不以困窮而爲病不因憂患而見撓不與裸裎
而交競有或問及於進修答不出三綱八條之學有或事
係於得喪言必稱進退消長之易聞人之過耳若不入見
人之惡目若不接薄怠之言未嘗出諸口忿厲之色未嘗
形諸面人間曲折心不欲諳練事物萬變意何曾拘戀休

休于于進不喜退不戚送了一生考以此役巧計工思要揣得人情物態而謀合者其孰不以公爲迂矣雖然彼之所工公之所卑彼之所甘公之不屑公豈以此而易彼嗚呼如今不可復見此風度余何得以恭溪陳濟奠而致哀仰貽歆之是冀

祭洗馬鄭君爕文

嗚呼君爕乃至於斯耶篤實之志堅苦之行敦厚之德懇惻之情梗直之論温恭之容不可得以復見矣是果君之命數止此焉止者耶抑緣吾黨之否運賢友當其災耶斯人也而遽至於斯天道固不可知也栽者培之而栽有不培傾者祐之而傾有不祐善者福之而善有不福仁者壽之

而仁有不壽是吉凶禍福之道今與古異耶若曰理有常
有變則叔季之下得其常者常少而値其變者常多是常
變之理亦失其常而常爲變變爲常者耶遂使之爲善者
不勸而爲不善者增氣爲仁者不力而爲不仁者日肆爲
順者不勉而爲不順者恒得其志若此不已畢竟三綱之
道其至於如何而爲斯民者何所恃而能爲善去惡乎哉
則今日之痛豈徒爲一友之亡哉天地老矣意者蓋有外
天地而美造化之權者別自有吉凶禍福之道反於常而
非天地之所知者耶嗚呼君燮已作故而吾徒益索然矣
如我老病者精力耗矣昏憊甚矣扶持收拾之助其有望
於君燮者方且遠矣今焉已矣今日之痛亦豈但哭友之

常情而已哉君常以同處之不能常爲恨欲以爲永久相從之計則買地於洛江之濱搆一茅齋數間必與吾不知巖齋相對片舟往來不相離遠者其志也而天不假年今亦已矣此豈不爲幽明之俱憾者乎追思至此豈容爲心某將以明日行向故山此日無涯之情其可以一文可悉耶死者有知其必自會於冥中之明矣聊將一酌略敍告別嗚呼哀哉

祭崔眞寶山立文

嗚呼哀哉公其亡矣我何不偏悼哉當此喪亂之餘故舊之存者無幾雖或存焉同入老境同住近閭者尤無幾自我來泊于月波之上踽踽小相知矣幸公歸自眞城來居

於海平之古里則其相距也不崇朝而至矣然不能往來
頻頻或欲相見則輒就焉嗚呼今不可得矣自今以後得
酒誰與醉欲歌誰與唱公之過月波之路若不臨顧而躬
訪則每必招我而出晤矣今其復得耶我之過烏池之路
若不造門而相笑則亦必請出而郊話之矣後復有是耶
江村同住之約已歸虛矣苔磯共釣之期亦云絶矣白髮
孤蹤益從此而落莫矣嗚呼公有三長皆非吾所可及矣
持已也廉嗜利者知愧焉人也明無義者多憚自立也剛
既不屈附於權勢又不撓惑於妖訛此豈末路中易得底
風力哉此則公之獨醒於衆醉中者也公常愛酒故人謂
公長醉而吾則曰有不醉之大者鮮如公也嗚呼今其亡

矣鄕曲之間向之愧者喜憚者賀吾安得不悲公之亡也哉惟玆一酌所傾者情嗚呼哀哉

祭宗兄元舉 天翰 文

是萬曆庚子乃兄亡之二年旅殯其以季秋辛丑朔中旬之九日巳未備具酒果於宗姪乃範謹奠于几筵之下嗚呼殯將何辭而可以伸此懷可以慰兄靈哉欲爲兄道兄之平生則兄有以增激乎五十年積畜之憤鬱非可以慰吾兄者也往事亡幷說之何益嗚呼脫寓蒙村因以自號以寓況寘畢世之意又卜卧川亦以爲號以寓長卧終身之意蓋兄身經百艱千險閱世變已悉反而求之知可保可安之道在是故也安知造物者又從而祟之卧川一疾

終符不起之識豢村之號曾兆窀穸之冥哉嗚呼兄嘗阨是世矣卑是俗矣於今謝是世背是俗浩浩然悠悠然歸大化之茫茫則兄之早世非不幸也乃幸也世路之危險況兄在世之日則今尤甚矣嗚呼以弟迂拙偏被兄相愛那知押屋字長篇乃是永訣之詞每披而讀之淚不覺其自下也嗚呼一酌之奠萬懷所於靈其領之

祭盧甥景任文

嗚呼理固有不可知者矣在草為芝之蘭而或有易敗在木為松栢而其有易折者何也至於吉人君子之不得其壽不為怪乎物之美者人之善者宜受天之祐也而自古及今不見祐於天者亦多矣則福善禍淫之道有未可信耶

吾於吾甥乎益悲焉君有和秀之氣厚重之質寬弘之器
矣而其發也爲慈祥之情平順之行堅貞之守故其待孝
待人居家在邦者一出於悃愊而無邊飾則雖謂之言忠
信行篤敬㢘乎其可也不能無過而過也人皆見之信乎
君子之過也不能無短而不自掩蓋其短是乃長者之短
也視其日用常行之迹似無有異於人者而察其規模氣
象實有恒人之所不可及者焉然則君之於德可謂得之
厚矣既厚其德而乃嗇其齡者果不是不可知之理耶嗚
呼萬事畢不足言矣九十歲之鶴髮在堂而忍先焉垂髫
之兩兒在膝下而忍置焉以君之孝心莫終其孝以君之
慈情莫遂其慈則君誠忍於此乎天之於君其薄之也乃

至此乎不可忍而忍焉豈可薄而薄焉君之於此不爲寃乎嗚呼君營墓於菖村之新卜與我不知巖之齋相望矣君構洛江岸之小亭與吾元堂之寓相對矣老境相從之便同樂之計君未嘗不與我相期焉今也君何遽棄捐而不顧乎自此以後我處不知巖之齋其何以爲心於墓魯村之入吾目乎我在元堂之檢壇又何能爲情於洛岸亭之對我座乎嗚呼君其就窆矣善人其入地矣吾平昔所望於君者其罔止於此乎已矣已矣此痛吾其可以言之得盡乎哉臨壙一酌其可以伸吾情乎嗚呼哀哉尚其歆聽

又祭盧甥小祥文

嗚呼吾甥之亡已周歲矣吾非不知死生有命可以理遣

而痛猶不能自已欲遣而不得遣者豈不以吾甥善不見
祐德不克壽爲永惜也哉尤所不可忍者今有九十歲之
親在堂殆尚不知君之亡焉在傍之子孫共設權辭每以
君久病未愈爲告則當初似以爲信然及夫日月旣積時
累經矣而形影漠然則始爲之致恠生疑慮有所不以實
告而無從詰焉以至沉思欝抑哀淚悲傷者數矣此豈可
以忍見哉君其知也耶不知也耶君在乎昔暫離親傍則
不得安其寢食故或因仕宦有時遠離未嘗有曠歲不還
者矣今胡忍經過一年而能自薾斷乎嗚呼世道日變危
機百出則安知早捐是世者終非不幸而久離在世者反
歸眞不幸也哉然而痛不能已者特吾一家憂虞之情也

已嗚呼老舅有是言而君能聞乎有是酌而君能歆乎言
豈盡懷酌豈盡情哀哉哀哉尚或有以聽之歆之

祭盧姊文

同我分形並焉有八殤折二稚長成卽六五姊一弟獲有
家室姊齡廿三卽弟生年弟生最末姊降最先弟仰次毋
姊篤垂憐弟在孤露庭訓無傳姊歸宿儒學承鄉賢弟往
從受以開蒙昏姊念眠食晨夕撫存弟承恩恤緣此益敦
諸姊散居聚覲有時各牽家拘鮮逢多離一姊先歿聚必
相悲及我慈喪四姊同哭旣經亂離三痛零落惟姊與弟
在世傷悼姊年近百弟逾七十姊見弟老每與嗟咄弟喜
姊寧精神不錯謂享百歲私心有恃未滿四春數胡止此

數不可追情愈罔已嗚呼我姉婦德之備温柔慈惠貞靜
和易孝不出衷晨偏諸姊作人繼母已出昀愛身有三男
性皆良順學知義方人謂佳胤不幸逢亂長殘非命季子
秀拔可揚餘慶養續尊域何止温凊惜不終孝遽與棄養
毀傷慈懷不閒以喪八載無影望斷倚門今日冥中相遇
何言嗚呼我姉性氣從容百年人事一德始終語涉姑人
口未嘗出事或違情身未嘗屑積善蔓慶矣有可必付子
慎終白首饘粥內外喪経塡咽喪側嗚呼我姉弟今永訣
酌以伸哀庶幾歆格

祭從弟德優 懸道文

哀我德優永棄門親柩車一發昌時還緣老淚莫收薄奠

昔裡我聞新北祖塋是遵聊述傳聞用開言陲惟吾姓鄉
邑名曰仁名必以實豈無所曰山秀到嶽水明長津聚精
儲淑産多席珍稟維良善性受天眞文獻無徵莫攷先民
計所及知方日冉旬爵至大匡 二重國賓是我遠祖家積
隆淳葛藁無稽德行何詢代作碩儒必爲名試貢家而孝子
國焉純臣泗川府君五世流恩自其以下宗派分新高曾
抵祖托住星閭星亦吾鄉世有連姻迨我先考挈眷迴輪
重修舊基至山南岷叔考留役仍守幷盻居始不同從李
尚頻我生仁居歲則甲寅君後我年即癸亥春相距九歲
追隨魚鮮或閒或山句讀皆晨叔考在世我時執巾顧我
丁寧訓在耳濱吁我門衰家且窶貧族殘內外孰爲睦婣

汝恤汝窮保若藍居閭命以來一生銘神嗟我自園山野
況論收翅斂翼麋鹿當隣情雖私切世又艱危同在老境
積苦備辛無望外至飽飫風烟或相接膝話儆間闊我無
男嗣君疊庭琅出其次兒補我肴倫兒已發身當接班塵
他日歸來擬共壽觴那料辭世君促其限前歲之冬來慰
我呻說古談今信宿攄懷迨其別還何以相申各攄衰病
來往環循豈知是別訣以歿窆今聞即遽筆舌諄諄一爵
代酌積哀斯伸

祭李參議茂伯文

惟公持心平順守己端雅接人溫恭莅官廉潔此豈但天
資之美蓋亦自養之有素焉公嘗從事於國門久矣其所

薰陶漸染心悅自得者夫豈少哉古人之稱吉人者有曰愷悌君子有曰溫其如玉以余所見公乃其人也某所以相愛者自不得不深也今焉失之老髦孱在世者復誰與開懷也若其公之平日履歷之顯人望之重何足爲公道哉嗚呼哀哉聞訃不得奔哭臨窆又不能摻訣此日遙痛其可勝耶已亡者雖亡未亡者猶存惟祈特垂冥應庶歆菲奠

祭許而中有文文

嗚呼哀哉復何言哉若說君一生險釁之迹則君必不欲更聞我不忍說也欲言君今日痛惜之情則君如有知當自知之我不必言也人生於世厄窮壽何限夭短者亦何

賢而君乃無之一何偏也君有並嫡孽三兒夭或綫不絕於君則其果能成長而嗣續之耶亦未可知也老而病矣不得躬送于穴傍聊憑薄奠道告此語嗚呼哀哉

祭從姪奉一文

嗚呼哀哉豈料汝命但此而止乎固知汝受氣之不足而質猶似近乎精剛恃此爲可以或得其中壽今焉遽夭爲質精剛亦不可恃耶人謂瘟疫晩行之危不繫於元氣之壯弱此果其然者耶嗚呼哀哉吾門衰薄族類甚鮮我既無子而姪亦只有汝兄弟汝弟來子於我則爲姪成人者汝一人而已吾實視汝無間於汝弟汝之視余亦何異汝弟之依我今焉失汝豈但汝父親之失子我亦失一子矣

其痛豈啻若他人之爲叔姪者乎嗚呼哀哉余嘗愛汝似乎拙矣而所不爲者辭雜之習似乎躁矣而所甚疾者麤悖之行似乎弱矣而尚能守其精剛之操此豈易得之人品哉常望汝能與汝兄相補所短相取所長庶有以事我而父扶我家勢今焉失汝汝父之蠱誰任其幹余亦誰可依恃汝兄亦何從而受友愛之宜乎如是則今日一家之慟其不倍於常情乎嗚呼哀哉汝死而不得撫哭汝窆而不得哭壙汝雖知矣我之老病在我之慟其不爲益深乎將此一爵聊洩積哀靈惟饗之

祭柳持平啓文

嗚呼人之以善名世者亦豈少哉然或有表善而裡不如

矣若言善而行不如言者此其所以雖得名譽於一時而心悅誠服者鮮也若公之爲善也則表裡如一言行相符蓋其受訓於家庭者積矣而德性上用功者深矣其見於到而行未盡者容或有之何嘗有見已到而行不自盡者乎所以親族愛之戴之鄕黨悅之敬之朋儕莫不信之重之者也設天假其齡則其有以扶世敎者如何也而今遽失焉此豈吾徒之孤索哉擧一世之人俱失其善人焉此耋懷之悲痛也自不得已也癈病甚矣不克哭訣於壙下茲遣諄奠奠何可以伸此抱也只冀不比者庶有以歆嘗

收瘞白骨文

嗚呼天地之生斯民也始何心也而又爲之降此酷亂使

斯民之生者不得生其生而至于葉子溝堅暴骨於沙礫
荊莽之間者抑何心也欲將是意訟之于天地而天地茫
茫則為此時天地之人者嗚咽而已嗚呼今此白骨其何
姓之族也其何鄉何里之人也其殞於鋒鏑者耶其顛於
凍餓者耶或于鋒鏑或于凍餓而同是亂中之死也其某
姓某鄉某里之人而皆與同胞之民也我亦知其生也積
善耶積惡耶其或無積善無積惡而例生於衆生之中者
耶嗚呼不論其積善與積惡而其死也誠冤矣哉天地無
言我何言哉我與爾乃是同胞也而既一年餓眠假食于
此追使爾骨不得其藏者實我生人之愧也玆與同志者
収而藏之於向陽之麓也爾靈其安之 謹告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九